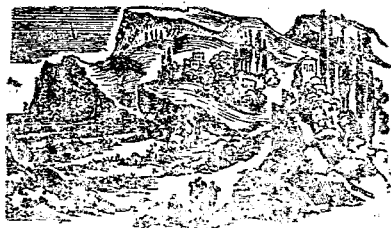


姊妹行

以 羣 著



行 妹 姊



東 以 東
方 方
文 羣 書
藝 羣 社
叢 發
書 行

人物

曹立民——三十八歲，工廠經理。

張慧華——二十八歲，立民之妻。

張敏華——二十四歲，慧華之妹。

張智華——十七歲，慧華之三妹。

李克健——三十二歲，立民之友，工程師。

黃海滄——三十五歲，工廠營業主任。

小廣東——二十五歲，工人代表。

繆翹芳——三十二歲，慧華等之友。

黃莫荷——十八歲，智華之友。

程竟成——四十歲，商人。

伍一新——四十二歲，僑報記者。

阿蓮——二十歲，女傭。

鄰甲——三十五歲，洋行職員。

李人平之

甲妻 二十九歲。

甲母 五十五歲。

甲孩 十一歲。

鄰乙 三十八歲，舊式商人。

鄰人 若干人。

日本憲兵 甲、乙。

日兵數人（不出場）

時間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尾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

地點 香港。

第一幕

曹家後廳正中間精緻的西式房屋，壁上粉刷着乳黃色的洋灰，顯得異樣素朴而柔和。幾張繡印的西洋畫裝在玻璃鏡框裏，整齊地懸掛在牆壁上，可以看出：主人們底趣味是並不低劣的。靠壁擺着兩個柚木的大書架，右面的一個裝滿了精裝的厚本書，排列得非常整齊，一絲不亂，似乎成了一件固定的裝飾品。左面的一個，上層裝着精裝書，下層則都是平裝的，底下放着一疊疊的雜誌，這些書顯得相當凌亂，似乎是帶有人在翻動的。右面有一個大窗口，窗門向外開着，垂着湖本色的薄紗簾，透過那薄紗，隱約看得窗外濃密的樹葉和倒垂下來的藤蔓，颼颼颼颼。窗下擺着一張西式的柚木寫字檯，檯上按次排列着書籍、墨盒、筆筒、信箋和算盤。



283922

璃版。正中間着長沙發，沙發前面是矮桌。左面牆壁鑲着壁爐，但並沒有生火，壁爐臺上擺着新式的擺鐘，插着鮮花的花瓶，和幾件瓷製的小擺飾。爐前面排列着兩張沙發和一張茶几，几上擺着七燈收音機和烟灰缸。厚絨地毯，綢緞大掛燈……這一切設備得非常調和，看得出主人是相當富有，而且有着較高級的文化教養。這房有兩個出口，一在右上方，經過一條走廊通到前廳；另一在左下方，是可以通到門口。

陽歷十一月尾，已是初冬時節。但在這南方的半島上，却還像溫暖的秋天。雖然時時吹來陣陣的海風，但那是帶着愜意的風，不會使人感到寒冷，人們還可以輕適地穿着夾衣。壁爐也還是乾乾淨淨的，沒會動用過。

幕啓：正是初上燈的時候，室內只開燃了一盞臺燈，燈光黯淡，還辨得出一抹垂暮的夕照，從靠窗的窗簾，透過薄紗窗幔射進來。室內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響，但從前廳却時時傳來喧鬧的人聲。這時，正是這房子底主人曹立民請客的時候，從那嘈雜的人聲中，可以猜出這位主人底場面是不很小的。街上，時時有公共汽車底重濁的

隆隆，小汽車像風一樣地馳過的聲音，和遠處小販底叫賣聲傳來。附近的工廠正噴着汽笛。這一頓都市的強音混和着前廳底沸騰的歡笑，包圍着這間靜寂而空闊的房間，使它顯得更寧謐空虛了。

(李克健獨自一人靠在書桌上，凝着熒熒光看書。他面色清瘦，鬚帶點蒼白；他底生理年齡是三十二，但額際皺紋很深，顴角微禿；看去已像近四十的人，這是過去生活底壓折在他身上所留下的痕跡。頭髮蓬鬆，口髭沒有剃淨，穿着半舊的青呢襯西服，袴縫悉隱着現，似乎久已不燙；顯然，即在這麼繁華的島上，他也還部分地保留着過去那種「不修邊幅」的習氣。眼光有點沉滯，常常帶着憂鬱的暗影，但永遠定定斯斯看着人，那種真摯的眼光，是會使真實的靈魂感動，而使虛偽者畏怯的。他不懂喧鬧，聲音低沉，似乎一個字一個字都是從齒縫裏咬出來的。動作不敏捷，走路踉蹌地邁步，好像帶過脚鐐似的。背微躬，看得出他底身體雖然沒有什麼顯明的病象，但還是不十分健康的。)

(李素朴在門上。她是一個素朴的中等生底範型，頭髮剪得短短，上面覆着

健康的紅潤，臉上沒有一點脂粉底痕跡，寬額，大眼睛，挺拔的眉毛，端正的鼻樑，薄嘴唇，上唇微翹。穿着青呢制服，黑呢短外套，平跟黑皮鞋。說話快捷，動作活潑，在大廳的雅氣當中帶着輕鬆，勃的大胆和驕傲。她似乎生來是不知道困難和害怕的。）

智 這麼晚還不開燈嗎？

（她跑過去開亮了燈，強烈的燈光驅走了陰暗和垂暮的夕照，室內的空氣隨着她進來，完全改樣了，變得活潑，熱烈了起來。這種空氣似乎也立刻感染了李克健。）

李 （合上書，站起來）一個人也不需要太多的光亮。你怎麼回來得這麼遲？

智 （擱起嘴唇）去辦「居留證」呀！手續討厭極了，填這個表，那個表。而且近來風聲不好，說敵人要南進，港政府疏散居民，領居留證的人擠得不得了！可是，（突然高興起來）好消息，告訴你，兩個星期以內，準可以領到。

妹 姊

李 真的嗎？

智 這回是真的囉！繆大姐給我想辦法的。她保證我一定可以領到。一領到一居保證

，我立刻動身去內地，到戰區去工作。

李 好，預祝你成功！（擺着她底手。）

智 你要帶信嗎？戰區裏你不是有許多朋友？趕快預備，我給你帶。

李 （笑着）還早得很呢！你好像明天就要動身似的？不是還有兩個星期嗎？

智 早點預備好，我可要說走就走的呀！決不等你

李 我知道。

智 （懷疑地望着他）你不是諷刺吧？

李 當然不是，怎麼會諷刺你？

智 你相信我走得成嗎？

李 一定走得成。我相信你是說得到做得到的。

智 （衷心歡喜地抓住李底手跳起來）好，好，你了解我！

李 （認真地）智華，我真羨慕你呢！

智 (驚住) 爲什麼呀？

李 你無羈無絆，有行動底自由，要到那兒就到那兒。

智 你不是一樣嗎？

李 (感嘆) 人事不是那麼簡單！多一種職務，多一重關係，就等於在自己身上加一條鎖鏈，要走也走不動了！

智 爲什麼會走不動？誰給你加的鎖鏈？只要自己有決心，什麼困難都是可以戰勝的，誰攔得住你？

(前廳傳來「華爾茲」舞曲底樂聲，有人喊着：「來，跳一個！」「二小姐，二小姐！跑不了！」「好，好！」接着是笑聲和拍掌聲……)

智 這些東西真討厭，又拉二姐跳舞了！

李 做孽也可憐得很，誰找她都得應付！

智 活該！誰叫她變得這樣！自己不生活得嚴肅一點，別人還會尊重你嗎？

李 事情不是那麼簡單，她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過去受的刺激太深，沒有一個人能給她

第

真正的安慰，抹掉過去在她心裏留下的痕跡！

一

智 一個人要強就得自己強，要好就得自己好，要靠別人底安慰幹什麼？那都是沒有出

幕

息！

李 (善意地微笑) 你太年青了，一切對你都是簡單明瞭的。你還不能了解人生底痛苦

智 我就不要了解那些鬼痛苦！

李 敏華就是在她最快活的時候，我也看得出隱藏在她心裏的煩惱。

智 (尖刻地) 你觀察那麼深刻！(很有自信地) 老實告訴你：都是來香港來填的。在廠裏掛個名，什麼工作也不做，整天跳舞，看電影，還有不痛苦的？良心也會不安的！

李 (苦笑) 環墳也不壞了，周圍都塞逼着人走上墮落的路！

智 一個人要怎麼樣，還不是在自己？你老是這樣「可以原諒」，那樣「有她底苦衷」，不敢說一句批判她的話，只會把她德惠待更壞！只有給她嚴厲的批判，才會使她

好一點！

李 精神上得不到安慰，別人底批評也是幫助不了她的。

智 那你光是「原諒」，「原諒」就幫助得了她？她從前滿好的。壞都壞在大姨丈，都是他要來香港辦什麼「實業」，開什麼「工廠」，把我們也攙了來。要不然，抗戰第一年，我們就會在上海參加了戰地服務團，早到前方去了。

（曹立民從右門操急地上。）

（他頭髮梳得很光亮，戴着白金邊眼鏡，筆挺的咖啡色呢襪西服，羊毛背心，跳舞皮鞋，看起來很有點殖民地華人紳士的風度，但是在談吐舉止間，往往還脫不盡智識分子底拘泥的習氣。說話似乎很大胆，好像對一切都有把握，敢決而行，但是，無意間，卻在極小的事情上也會流露出猶疑惶惑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底「氣魄」是勉強裝作的。他常常說一些自欺欺人的假話，但是說得多了，連自己都會忘記了是假話，而心安理得地當作真的了。）

妹

曹

（粗莽地）慧華還沒有回來嗎？

第 李 志 伯 還 在 療 養 呢 ！

一 曹 不，我早打電話問過，她五點鐘就走了。

慕 智 她和繆大姐買書去了，頭先我見到她的。

曹 跟那個女人總做不出好事！年紀那麼大，還是一股野樣子！

智 你不要出口傷人，繆大姐才是真正的革命工作者，那一個不佩服她？

曹 算了吧！這樣的革命者見得多！——慧華也真奇怪，買書那麼要緊，倒讓客人等主人。簡直不懂人情！

智 你就是太「懂人情」了！什麼了不得的客人，都是些無聊鬼！

曹 哼，這是什麼話？我講的都是實業界底朋友，規規矩矩的人，你不要亂說啊！

智 用不着嚇唬我，我才看不起你那些「規矩朋友」！

李 好，算了吧！慧華總會回來的，再等一會罷！

曹 （悻悻然）哼，簡直是無事找煩惱！

（曹下。）

李 你也太孩子氣了，何必和他頂嘴呢？

智 我看你倒太「老成氣」了！明明看着他發狂發狂，也可以閉起眼睛一句話不說！我可做不到。

李 你和他頂嘴有什麼用呢？這不是多生閒氣。一個人的思想行為決不是一兩句話可能改得過來的。

智 像你那樣一句不說倒好一些嗎？剛來香港的時候，他還看看書，談談問題，還關心着國內抗戰，現在呢，整天並應酬，講買賣，想發財，連報都不看一眼了！我就看不過這樣的生活！

李 （長嘆）唉！環境叫人改變得太厲害了！當初來香港，大家都是作暫時的打算，誰知一拖就是四年多呢！

智 連大姊也漸漸地給他拖下水了！（望李）就是你還不是一樣？你是學工程的，國內那些努力生產建設，堅持着抗戰的地方，不是正需要這樣的人才？可是，你在這裏做了點什麼呢？幫忙人家發財！

第一幕 李 (深感內疚地) 我想離開這里已經並非從今天起。

一 智 可是，到今天，你却還沒有離開啊！

幕 (慧華和繆翔芳從左門上，阿蓮隨後搬着大包的畫進來。)

(慧華，蒼白清瘦的臉，額際隱現着一點輕淡的皺紋，眼色清明，但略顯沉滯，似乎充滿着疲乏和厭煩。臉部底輪廓是端整美麗的，雖然帶着幾分憔悴的顏色，也還是掩沒不了那種動人的風度。身段瘦長，穿着淡灰色的呢夾袍，半高跟皮鞋。態度持重、大方而略帶遲鈍，看得出是經歷了一些風霜的。)

(繆翔芳，年齡和慧華相仿，但舉止態度，却和慧華成個明顯的對照。她頭髮與得非很短，像男人差不多，矮而胖，皮膚黝黑，動作活潑，臉上永遠充滿着樂天的笑容。說話爽快明朗，不拘小節，常帶點滑稽態度，天真的孩子們看見她是沒有不高興的。她穿着寬大的藍布袍，平跟皮鞋，走起路來慌慌張張，有點像小姑娘似的。)

(阿蓮是一個健康而結實的年青女僕，拖着長而粗的髮辮，雖然穿着單薄的布衣

布鞋但態度大方穩重，看得出出身是不壞的。動作粗獷，說話天真直爽，帶着南方勞動女性底特點。）

繆：你們兩個在這裏！（和李握過手，又將智華拉到身邊，像逗孩子似地抱着她）小妹妹講個笑話給你聽，我剛剛提着這一大包書，一進門就踏了一腳空，在地板上滾了個大冬瓜！虧得阿遠來把我拖起來！

（大家哄然大笑，智華舞手蹈脚地笑得特別厲害。）

遠：三姑娘，繆小姐好靈阿，我拖都拖唔動！（智華笑得更厲害。）

慧：你也真是，長得這麼胖，還是莽莽闖闖的，當心中風啊！你看，身上的灰塵都沒拍淨。

（慧將繆拉起來，拍着她衣襟上的灰塵。）

繆（笑着）：不要緊，我衣服上灰塵反正是拍不完的。（對慧）小妹妹！告訴你，今天買到的好書可不少啊！夠你幾天忙哩！

慧：真的，克健，競秋她們開來的書目，差不多全買到了。要送到她們手裏，她們真會

一 智 我來看！

慧 （智和李搶着拆書包，一本本翻出來。）

慧 （對繆）朝芳，競秋真是個勇敢的孩子。抗戰那年，她才十五歲，「七七」以後，北平許多老同學組織了流亡學生宣傳隊，她也就什麼都不管，一心想參加。他父親看她年紀太小，不許她離開家庭，想用不給旅費來阻止她，不料她卻誰也不告訴！偷偷地賣了自己手上的金鐲，買了車票，單身趕到天津，追上了那個宣傳隊，終究參加進去了！

繆 新的一代底女孩子是和我們完全不同了！我們都是纏過腳的，是不是？她們底腳却是生來爲了爬山越嶺，開闢自己底路的。

慧 她跟着大家跑遍了華北各地，到現在還在敵後方擔當着艱苦的抗日工作。

繆 和她們比起來，我們真是在享福了！

慧 艱苦，她們都過慣了！她們來信說：什麼都不需要，只需要書，特別是好的文藝書

繆 那末，你這一批書如果送到，真會解了她們底飢渴囉！

慧 是的。一想到她們常常在敵入底包圍線當中過着艱苦的生活，就總想多送點什麼給她們。其實，這只是聊以減輕自己良心上的不安罷了！

智 （突然高聲叫了起來）啊！「安娜·卡列尼娜」也買到了！

慧 （高興地）是呀！就爲這本書，找了多少家書店，都說早就賣完了，後來還是在「中央戲院」旁邊那家舊書店里買到的。

李 這回就款可以如願以償了；她想這本書，已經整整地想了兩年半了！

慧 是的。這個孩子，不知道爲什麼那麼喜歡這本書。她以前從北平出來，什麼都丟了，就是這本書還隨身帶着。前年敵人大「掃蕩」，在隨軍過河的時候才把書失掉了。後來就一直寫信來要。去年也寄過一本給她，可是始終沒有收到。這回……

（曹氣沖沖地上。）

妹 一 妹

曹 慧華還沒有回來嗎？（看見慧和繆）呵，女主人終究回來了！客人肚子都餓了！

慧 誰叫他們等呀？是你請客，要等我幹嗎？

曹 慧不悅，立刻又改成嘻皮笑臉的口氣：「呵！又等壞了！你說與你不相干，客人可總把你當作女主人呀！」（對繆）請繆小姐說句公道話看！

繆 那末，慧華，快去陪客人吧！

慧 不，不忙，別理他。我剛才說的是……（沉思着）呵，這回可一定要把這本書送到她手裏。

曹 送到誰手裏呀？

慧 競秋她們。

曹 什麼了不得的書呀？（從慧手裏接過書來翻着）呵，「安娜·卡列尼娜」！（諷嘲地）假使在日本底封鎖線裏這是念念不忘「安娜·卡列尼娜」。我想，還不如請她們回到大都市裏來，倒更調和一點！

曹 （憤憤不平地）你以為正前方就不該再看小說嗎？

曹 至少是這樣的小說！

慧 人不是一架機器，除了工作吃飯之外，總還需要精神的慰藉。在戰區裏，難道連看小說也是不該的嗎？

曹 你看，你們一切的一切，都是互相矛盾！一方面，主張前方服務，一方面又忘不了精神慰藉，一方面要「英勇戰鬥」，一方面又捨不得戀愛小說！

智 激頭激尾的機械論！

曹 （故作大驚小怪地）哦呵！好大的帽子！讀了幾本社會科學書，馬上就學會給人帶帽子了！（對李）克健，我以為這是中國青年共同的「幼稚病」。十幾年前，我們不是也差不多嗎？一面冠冕堂皇，滿口革命理論，日夜不忘「救國運動」，另一面呢？誰不是風花雪月，戀愛追求，躲在被窩裏看性史？

慧 這恐怕倒是你自己的自畫像吧！

曹 不，決不，決不是我自己。

李 青年人的向上精神，是不應該一筆抹殺的。

慧 我不愛講漂亮話，要中國有救，這種青年人的盲目「幼稚病」非徹底醫治不可！要

第一幕
是我做了戰區長官，第一，要禁止那些少爺小姐上前線，第二，就要禁絕那些誹謗
誹盜的小說進戰區。

曹 要是你做了戰區長官，我寧可下地獄也不去你那個戰區！

繆 (搭訕地) 恐怕，「安卿·卡列尼娜」，還算不得誹謗誹盜吧，曹先生看是不是？
曹 他是喝醉了！

曹 決不，決不，還沒有喝酒，我比任何人都更清醒。我請問你們，怎樣把這許多書送
到他們手裏？從香港到他們那里，隔着大海，隔着高山，隔着黃河，還加上日本人
底幾條封鎖線，等到你們的書送到，恐怕戰事早已完結了！

曹 你老只會說掃興的話。

曹 (得意地) 不是我不願助興，只是我底常識却禁止我白日做夢，你們是只要腦筋一
轉，就好像天都會開門，海都會變成陸地。可是，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不能離開實

際說空話……

繆 可是，曹先生，在抗戰的中國，許多過去所看做不可能的夢想，今天却都變成事實

了！你看，在那些落後的鄉村裏，過去，百年如一日地過着古老的生活！可是，今天，不是連那些不識字的婦女，沒有抹淨鼻涕的孩子們，也都成羣地參加了艱難的抗日工作，參加了困苦的生產建設嗎？這，已經不是夢，不是幻想，早已變成眼前的事實了！

李（興奮地）是的，抗戰給古舊的中國灌輸了新的生命，使它發生了預想不到的新力量。

繆 在那些敵人重重包圍的地方，不怕他們佈下了密密重重的據點，封鎖線，可是新中國的方量還是在那里生根，在裏里成長，不論是山地或是平原，我們的隊伍照樣在那里活動。我們「愛護祖國協會」在海外所捐的藥品和醫藥器材，每一次都能平安地送到抗日隊伍的手裏。這正是叫我們相信抗戰一定會勝利的理由。何況這幾十本書？

姊 我要親自帶到內地，交給負責的機關。

曹（無可奈何地）好，好！你們都對！有空再辯論吧！我還要招待客人。（對慧華

第

一 慧，你呢？

一 慧（不耐煩地）好，好，你死去吧！我就來！

幕（曹下。）

慧（深長地嘆息）唉！（劉繆）這樣的生活，你看，怎樣挨得下去！

李（慨嘆），一個人到了不能支那生活，祇能生活拖住跑的時候，是非常悲慘的。我真是做夢也不會想到，在全民族一致團結起來抗戰的時候，我們會遭到這個外國人統治下的島上來，而且一混就是四年多！

慧（黯淡地）生活真是不可測呀！

李（斬激地）抗戰以前，爲着救國運動，我們吃了多少苦頭……

繆聽說李先生那時是有名的衝鋒隊啊！

李（惶愧地）可是，等真正的抗戰來了，那些過去的同患難的朋友，一個個都跑到抗

日工作底最前線去了，而我們却一直躲在這風平浪靜的「平安地帶」！這到底是有

了什麼？

慧（沉入回想中）當我們爲着救亡運動整天奔忙的時候，競秋還只是一個小女孩，（望着智）比三妹還小。充健，那時她總是只會撒嬌，動不動就鬧戀愛，我常常批評她。才離開幾年，她可變成敵後一個堅強的抗日工作幹部了！

羅 抗戰給人帶來的變化是很大的。

李 可是，我們爲什麼會這麼胡塗塗地混下來呢？是爲生活的享受嗎？是爲個人幸福嗎？天曉得！抗戰四年多過去了，我們過了幾天快活的日子？

慧（搖頭）我常常感覺到：生活真是一種重壓，每一天都是在痛苦不安當中挨磨過去

智 可是，大姊，你爲什麼不從那種重壓下面逃出來呢？

慧（猛然一怔，說不出話來）……

羅（藥天地笑起來）哈，哈，小妹妹鬧得真有趣！

李（深有所感地）慧華，我倒覺得智華說得不錯，我們真是到了該從這種重壓下逃出來的時候了！

姊 妹

第 慧 (因讓地) 可是，該怎樣逃呢？你看他 (指內)，整天做着「民族資本」底夢，除了他底工廠之外，天塌下來也不管！

慕 季 要真能創辦一種民族工業，倒也是有意義的事。可是，我們看得明白，在這環境裏，能建立起個什麼「民族資本」！都是智識分子底夢想！「建設」，「實業」，是沒有近路的。

(前廳傳來「乾杯！」「乾杯」的呼聲，和陣陣掌聲和歡笑。)
常常鬧得這樣昏天黑地，說起來也都是為「事業」，你想，要他改變生活，不是難如登天嗎？

李 其贊，立民倒是個外強中乾的人，看着好像很固執，可是，如果周圍的人都改變了，他也是會改變的。「八一三」以後，如果不是我們都贊成他來香港辦工廠，他也未必能下那末大的決心。

慧 那時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像現在這樣的結局啊！
(微笑) 怎麼會想到來香港辦「民族工業」呢？

慧 那時候想法與是不同的，好像抗戰一開始，天地立刻廣大了起來，什麼事情都會不再有所阻礙，不再有所艱難，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眼看許許多多中國工廠都在上海底戰火裏毀壞了。我們想，假如能辦一個工廠，不是比上前線更於抗戰有利嗎？於是，立民主義到香港來辦廠，我們也就都贊成了。

李 其實，這是那種智識分子底「現實主義」在作怪！一方面不甘心落伍，一方面又不願意吃苦。家庭，孩子，沒有一樣丟得開。既要講得好聽，又要受得實惠，於是就只好選上「民族資本」這個漂亮名詞了！

慧 （感慨地）事實也真是困難！（對繆）父親是個本分的書生，雖然做過幾任官，可是，沒有給我們留下一點什麼。他故世以後，就靠我和二妹做個小職員來維持家庭的生活。上海戰事爆發以後，我們都失了業，如果都去戰區工作，丟下我們那個快六十歲的母親和剛滿一歲的孩子怎麼辦呢？

繆 可是，人生如戰爭，生活是不讓人的，你不能支配它，就祇有聽它支配。

妹 慧 在短短的四年間，它已經將我們拖到泥沼裏去了！

第一幕
 人是需要個強一些的！——我父親從生下我以來，成爭都爲着革命的事業，克奔西走，沒有拿一天的時間來照顧過母親和我，直到他爲革命死去！可是，我不一樣地長大了起來，而且也像他一樣地倔強？

慧（深感內疚地）我太軟弱了，女性的軟弱啊！

聰 一個人，祇要不怕走路，總會走得出一條路來的。

（阿蓮上）

蓮 太太，先生請你快點去，說客人都在等你！

慧 纔等我幹什麼！

李 你還是去一下吧！免得多麻煩！

慧 好，慧華，快去吧，我也該回去了。

聰 不，無論如何吃了飯去，二妹，你還沒見到呢。她老說想看你。

慧 好，那末，我吃了飯就走，可不能久陪他們啊，我還有事。

聰 當然，不會拉你陪的，我自己都懶得陪呢！（對李）克健，一起去吃飯吧？

繆 (復回頭) 小妹妹不去嗎？

智 我不去，討厭得很。

慧 她是固執得很的，寧可炒冷飯吃也不出去。

智 (對繆) 你吃好就進來呀！

繆 好，好，可不要餓壞肚子呀！小妹妹！

(繆，慧，李同下。)

蓮 三姑娘，你都不去嗎？好多人呀，二姑娘又賭酒啦！你去看呀！

智 我不高興看他們！(忽轉念) 阿蓮，你喜歡他們那樣的生活嗎？

蓮 (坦率地) 不喜歡。那末多人，忙都忙死了。三姑娘，你真要回內地去嗎？

智 真的，歇幾天就可以走了。

蓮 內地是怎樣的？好玩嗎？聽說鬼子飛機常常去丟炸彈，你不怕嗎？

智 不怕，炸彈，大砲，我都不怕，我還要到前方去呢！你怕炸彈嗎？

妹 蓮 不怕，我恨他！我們廣州的房子就是給炸了的，我爹也在那回給炸死了！

第一幕
智 (跳起來，熱情地抓住蓮底雙手，眼裏閃着淚光) 啊！多慘，多可憐啊！阿蓮，你

想廣州嗎？

蓮 想得很！可是，現在不同了，現在廣州人連飯都沒有得吃！三姑娘，內地像從前的

廣州嗎？

智 像的，像淪陷以前的廣州。只是苦一點。

蓮 我就討厭這個地方！連一分工作都找不到，只能靠人，我在廣州是在工廠裏做工的

。三姑娘，內地也有工廠嗎？

智 當然有的。

蓮 三姑娘，我也能去內地嗎？

智 (狂喜) 你想去嗎？好的，我一定幫你忙！

聲 (女人底喊聲從前廳傳來) 阿蓮！阿蓮！

蓮 (慌張) 呀，我講話都講忘記了，還有事，我去了！

(阿蓮急忙下。)

（黃昏，已收斂了嫩底最後的光輝，暮靄像霧一樣地漸漸地低壓下來，窗外已經變成一片黑暗了。智華獨自繼續翻看着新買來的書。碰杯，猜拳和笑鬧聲，喧囂地從前廳傳來。）

（敏華帶着幾分酒意，無神彩地從右門進來，頹然地坐倒在智華旁邊。長而濃密的頭髮燙成了水波形，很自然地披在肩上；藍底白花的綢旗袍伏貼地包着她底豐滿的身體，青色長舞襪，青灰的高跟皮鞋；像一般時髦的都市女性一樣，抹着粉，畫了眉，塗了口紅，但都輕淡得很，沒有一點惡俗的感覺。臉很豐潤，沒有失去青春的光彩（也許是曾經失去過而又恢復了的），說話不多，態度十分溫靜，沒有都市女性抵牾噪的脾氣，常常是開朗地笑着的，但有的時候，會因為一句話，一種景色，觸着了她隱藏在心裏的一點什麼，突然微蹙起眉，濃密的長睫毛低低地垂了下來，而在那閃光的烏黑的眼瞳裏掠過一抹暗影。可是常常在粗心的人還沒發覺的時候，她又恢復了談笑自若的常態。）

妹 智
（奇異地看着她）喝酒喝累了嗎？

第 敏 (沉默片刻) 三妹，我真羨慕你呀！

一 智 (孩子式的譏諷) 我有什麼好給你羨慕！既不會喝酒，又不會跳舞！

慕 敏 (忍着難堪的痛楚) 三妹，你以為我喜歡這一套嗎？

智 要不喜歡，還有誰能勉強你！

敏 我也不知還是誰在勉強我！——就像掉在水里一樣，要掙扎也掙扎不起來！有的時候

人底力量真是薄弱呀！

智 我不懂！不要和我講你那一套古怪的哲學！

敏 (慘笑) 你用不着懂，但願你永遠也不懂！一個人，能像你那樣單純，真是幸福呀

！
智 幸福？誰叫你不幸福呢？幸福不會來找我，只等我自己去找她呀！

敏 可是，一經錯過了機會，就永遠也找不見她了，錯過了的機會，是永遠追不回來的

！(敏慚感觸萬端，突然不自禁地哭了起來！智不解地望了她一會，終究也不憐
起她來。)

智 你又發神經了！叫你不要喝酒又偏要喝！過去了的讓牠過去算了，難過有什麼用？要叫我呀！過去的就把它忘記得乾乾淨淨，一切從新來過。

敏 （抬起頭來，淚眼迷濛地望着她）真可以一切從新來過嗎？

智 （異常單純地）為什麼不可以？

敏 （神經質地高聲笑了起來）哈哈……你真好，真幸福，說得那麼簡單——「一切從新來過！」哈哈……

（李克健突然從右門出現，他剛剛吃好飯，似乎是來找什麼人，見敏華在高聲大笑，也莫明其妙地笑了起來。）

李 我以為你那里去了，原來躲在這里！什麼事情這麼高興。連眼淚都笑出來了！

敏 （立刻不露形跡地裝得真是非常高興的樣子）真有趣，真好玩！

李 （突然非常認真——帶點靈氣的認真）敏華！我真想勸你不要那麼放縱感情。你身體本來就不好，高興起來，喝酒呀！跳舞呀！笑呀！鬧呀！弄得沒有歇，與頭過了又會病幾天。何必呢？不要太浪費感情吧！

妹

第 敏 (嘲諷地) 你倒真是一個好教員，把我看得像小學生一樣。

一 李 (改容) 我並不是教訓你，只是愛……(心虛地急改口) 只是想勸告你……

幕 敏 可是抱歉得很，我是不愛接受別人底勸告的。

智 二姊，人家好意和你說實話，你爲什麼老是這樣？剛才你自己又……

(敏急以眼色止住了她往下說。)

李 我只希望你節制一點，管管自己底身體。

敏 (像演戲似的) 感謝您底好意！(突然又狂笑起來) 哈哈……

幕 智 (繆朗芳悄悄地从右門進來，走到敏身邊。)

繆 二小姐，(對智) 小妹妹，我要走了。

敏 怎麼，就要走了？我們還沒好好地談一會呢！

智 (走近繆，仗勢地拉在她底手) 再玩一會罷，還早呢，繆大姊，陪我玩一會罷！

幕 繆 我很想和你們多玩一會兒，可是還有事等着我去做呢！

敏 繆大姊，你怎麼一天到晚總是忙呀！不感覺疲倦嗎？

繆 忙慣了，閒下來倒反覺得不安得很。（帶着憐惜的深情望着敏底手）像你這樣年紀的時候，我也是浪費了多少生命的；可是，等到了幾歲年紀，回想起來，真覺得後悔啊！我常常想，假如年青人都能夠把那些浪費了的寶貴生命獻給人類的解放事業，那一定會使得社會底進步加快幾十年啊！

敏 （愁慘地微笑着）可是，你可以交付生命的事業，我可沒有那種事業啊！

繆 人類底解放事業是從來不拒絕人的。

敏 我可永遠喪失了那種勇氣！

不要說「永遠」，二小姐，你還年輕得很啊！你不要以為我不懂得愛情底創傷，我也年輕過來，也曾經把愛情看得比生命更可貴。可是，當我全生命沉醉在愛情裏的時候，我底愛人教會了我一首詩。你知道嗎？——

「生命誠寶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他沒有驅我，在十年前，他就爲着他底信念，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可是我，却靠着
他底信念，快活地活了下來，而且養大了他留下的孩子，那時她才一歲。

（李和智都異常感動地聽着繆的話，智靠得她更緊了。）

敏（感傷地）你也不幸得很啊！

繆這就是我整天忙着的理由。（忽然又恢復了那種愉快的心緒）可是，你們看我不是
快活得很多嗎？……好，我要走了。

敏不等姊姊一會嗎？

繆不，我不去向她告辭了。我剛才只是悄悄溜出來的，那個汪系漢奸報記者也在那里，
我不願給他碰見。——我現在是什麼人都可以做朋友，只除了民族底敵人。

智（響亮地）那個漢奸吧？

繆（急止住她）噓！不要給人家聽見！

智（不服氣地）怕他嗎？誰叫他當漢奸！

（充滿了慈愛地笑着）小妹妹，不要衝動，香港是個奇怪的地方。（輕聲地）還好

可以自由自在，而愛國運動却也得偷偷摸摸。

（黃莫荷從左門跳進來。他是一個十八歲的男孩子，雖然不是土生的廣東人，可是帶着鹽味的海風和海水却已將他底皮膚染成了赭褐色，看起來像個真正的南方人。高額，深陷的大眼睛，穿着呢皮「Coat」，戴一頂呢製球帽。動作敏捷，好像永遠充滿着盈溢的精力。）

繆大姊，你在這兒呀！

智 （高興地跳着）呵，黃毛狗來啦，黃毛狗來啦！哦囉囉囉………
你壞，你壞！

（黃追趕着智，要打她，智一面逃，一面仍「哦囉囉囉」地喚着。）

繆 （讚嘆地）你看，他們兩個人一見面就熱鬧極了！

敏 （深深點頭）………

莫 （突然停下來認真地）張智華，你再鬧，我可要正式批判你啦！

第一幕 (大家都笑了起來。)

一 繆 好，快別鬧了，免得「正式批判」。(拉住莫荷)你怎麼老不去我們那里？小芳常常等你帶她去七姊妹玩。

莫 (正經地)我忙得很哪！不是上課，就是讀書會呀，座談會呀！……(對智)哦，還有要緊的消息不告訴你！

(智着急地跑到他身邊。)

智 什麼呀？告訴我，快告訴我！

莫 (耍挾地)你還鬧不鬧？

智 (狡滑地)鬧什麼呀？

莫 還叫我！……

智 黃毛狗嗎？

莫 (發怒地)你還要叫！

智 (陪罪似地)噢，不叫，不叫，快告訴我！

莫（勝利地）哼，聽您這一次！——告訴你，今天晚上有臨時座談會，討論「赫爾聲

明和敵人南進問題」，有一位國際問題專家來指導，你不去嗎？

智 當然去啊！幾點鐘？

莫 八點。

智 啊呀！我還沒有吃飯，時間都快到了！

莫（着急起來）怎麼還沒吃飯，趕快！我可是要遵守時刻的，不能給人家批評。

智 我也不能遲到呀！你陪我去吃飯，（欲下，又忽停住）到裏面，你可不能講「座談會」，「討論會」啊！

莫 為什麼呀？

智（輕聲地）有一個漢奸報記者在那裏。

莫（不悅地）怎麼你們家讓漢奸進來呢？

智（憎厭地）都是姊夫的朋友。

妹 莫（忍不住脫口而出）那你姊夫也不是好人！

(智華，莫荷同下。)

一 敏

(望着繆微笑)孩子們底判斷多簡單啊!

幕 李

(含意深沉地)在孩子們底直覺裏，常常會包含着真理。

(幾個男人底語聲從前廳漸漸地向這邊移近。)

聲

(像鴉子叫似的刺耳的扁尖聲)二小姐呢?鬧酒，鬧酒，把我們可愛的二小姐鬧丟

了!

敏

(憎惡地皺起眉，)那個討厭東西來了!

繆

(慌張地)呀!我可真要走了!再見，再見!

(繆下。)

(曹立民與伍一新，程竟成同上。)

(伍一新是汪系某報底記者。瘦長的個子，蒼黃的臉色，眼睛陷得很深，滿臉煙容。濃而粗的眉毛在那狹窄的額際擠得緊緊地，一撮短髭遮蔽着短窄的上脣。雖然穿着漂亮的面服，但走起路來搖搖擺擺，帶着顯明的輕薄相。目不正視，常常眯細

眼睛，從眼角上睇人。）

（程竟成是在夾於港滬之間的「飛行商人」。身段魁梧，舉動持重，像個穩重的人，似乎還沒深重地染上國難期的暴發商人底惡習氣。）

伍（手裏舉着一杯酒走近敏）喂，我們可愛的二小姐原來在這裏，您一走，就像失了燈亮一樣，滿座都沒了光彩！

（李非常憎惡地走開。）

敏（輕蔑地）伍先生大概喝醉了吧！

伍不，不，絕對沒有醉。沒有您在，怎麼會醉呢？賞我一點面子，請乾了這杯！

敏對不起，我不會喝酒。

伍「醉臥沙場着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現代做人就像打仗一樣，今天料不定明日的事，能醉一天就痛快地醉吧！

（伍把酒送到敏嘴邊，敏忿然把酒潑在地下。）

妹 敏 你認錯了人了！

第一 曹 (着急地) 做華，你不要得罪客人！

一 敏 我沒有得罪誰，「客人」的發音！

一 伍 (厚顏無恥地) 哈，哈……不要緊，不要緊！(下流地)「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

流」，挨幾句罵算得什麼？「打情罵俏」，受美人之罵是最光榮的事！

(敏憎惡之極，閉着耳朵避了開去。)

一 李 (忍無可忍地走過來，帶着挑戰的態度) 赫爾聲明提出：日本必須自中國撤兵，并

停止支持南京偽組織。這對貴報，大概不是一個好消息吧？

一 曹 (乘機轉換話題，想挽回僵局) 對了，關於這個問題，貴報得到什麼特別消息嗎？

一 伍 不要聽美國人底牛皮，他是關起門來說大話。第一，日本決不會撤兵，第二，退一

步講，即使日本撤了兵，天下也輪不着重慶政府。

一 程 難道倒輪到南京傀儡嗎？

一 伍 程先生，你是做生意的，乘機會發點財，雖則來自重慶，可不見得受過重慶政府什

麼好處，用不着代重慶政府說話。

李 你可必須爲汪偽組織說話。

伍 我是坦白無私，就事論事。（對程）你剛從重慶來，憑心說句話，你看重慶政府能勝利嗎？

程 （肯定地）最後一定勝利！

（智華拿着一本筆記本和莫荷從右門上，鬼鬼祟祟地竊語着，站在一邊聽。）

伍 （冷笑）哼，哼！我們是朋友，講話開門見山，「最後勝利」，「最後勝利」，已經叫了四年多了，到今天有點勝利的樣兒沒有？

程 有。不置有，而且很明顯，你不要以爲重慶所有的全是像我這樣的人。重慶雖然也少不了發財享福的人，可是，大後方大多數的中國青年，却整日整夜地埋頭生產，埋頭建設，埋頭工作，埋頭學習，中國勝利底基礎就建在他們身上。

伍 高調，空話！

曹 不要提青年，青年底事我最不相信，在本質上，他們都犯盲目的幼稚病！

妹 伍 不錯，不錯，這個話對，這個話對！

第 一 章 這只是因爲你們都害了色盲症，看不見青年們底力量。

一 智 (高聲地)聽我們唱個歌兒，一，二，三！

幕 (大家都爲他倆底突然出現而驚住。)

智 (同聲)打殺漢奸，打殺漢奸，漢奸是心腹的大患！……

曹 (望望伍底變色了的臉，暴怒地)智華，你們簡直胡鬧！

(曹逼過去，智和黃笑着跑出左門，從門外傳來：「他是出賣民族的國賊，一個也不能放鬆！……」)(歌聲漸遠，漸模糊。台上沉默片刻。)

伍 (狼狽地打破沉寂)簡直是胡鬧，簡直是胡鬧！

伍 (伴作不在乎的樣子)你看，中國盡是這樣的青年，還談得到什麼「最後勝利」！

李 (忍無可忍地)那末，貴主人天天高唱的「東亞和平」到底在什麼地方看見一點樣兒呢？現在不是又在高呼「南進」？恐怕連你底安樂窩也未必靠得住吧！

伍 只要美國不讓步，日本南進是勢所必然。

曹 (着急的)香港會打仗嗎？

伍（對曹）曹經理，你放心，香港不會成戰場，你的財產，我姓伍的拍胸脯。

曹 當然，當然，我相信你老兄。

伍 那末，那一批紗……

曹（急以眼光止住他）我們裏面談！

（曹，怔忡然下。李疑惑地望着他倆底背影。）

李，世界上沒有這樣的人，我真不懂。

程 多得很呀，李先生！你接觸的大概是好人多，所以看見這樣的人也覺得奇怪。一個人做壞事不緊，只要他自己敢承認，那末壞總還有個限度；最可怕的是一面要做不可見人的事，一面又要裝得冠冕堂皇。

李 你倒是懂得壞人的哲學的。

程 我現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壞人，只想投機發財，我自己明白，但是我從好人當中來的，我也沒有過絕望的思想，不過，「世故」將那點好的東西磨完了，叫我不能變成這個樣子。

妹

姊

幕

（敏被他的話吸引着，輕輕地走近來。）

一 幕

（回過片刻，感嘆道）李先生，「世故」這個東西真可怕啊！什麼厲害的罪惡，殺

幕

人總留下屍體，只有他！「世故」殺人，是連骨頭都將你消滅了的。

幕

（李）人就不能不為世故所屈服嗎？

幕

談何容易！談何容易！人要戰勝了世故，那就成了大智大勇者！李先生，我知道，

你是好人，現在你未必相信我底話；可是，我們相約，十年之後，你再回頭來想想我今天說的語罷！（發現敏站在他旁邊，真摯地聽着他底話，忽然恢復了那種慣常的態度）呵，敏華小姐，頭先我們談的事情，您考慮怎樣？我很希望您能和我一路去重慶！日本底南進，雖然未必就是今天明天的事，可是，什麼時候來，誰也料不定，何必等在這裏吃苦頭？大後方雖然苦一點，但是，倒比較安定，令姊夫是別有算盤，我明白，不必說穿。可是，您，狠不着！

幕

謝謝你底好意，我狠想想！

幕

好，祇要您用得着，隨時可以為您效力！我等着一種光榮！

（前廳音樂聲起，有人喊着：「二小姐，二小姐，來呀！」）

程（恭敬地鞠躬）我們再跳一次舞吧！

（敏領首，隨程步出右門。台上只留下李。）

李（望着敏底背影，輕聲嘆息）唉！

（前廳傳來陣陣的鼓掌和歡呼聲。慧華從右門中出現，面色蒼白，臉上流露着無限困倦的神色一步步地移動着，有如一個幽靈。李驚愕地跑過去扶着她。）

李 慧華，怎麼啦？身體不好嗎？

慧（倦弱無力地）沒有什麼。

李 發生了什麼事情？

慧 沒有。

李 那末……

慧 我聽着越明白自己底前途——一個人看透了自己底死症，而又不能救自己，總是有些

難過的。

第

李 繆小姐說得不錯，「人生如戰爭，生活是不讓人的，你不能支配牠，就祇有聽牠支

配。」慧華，不要難過，還是想想看，怎樣改造我們底生活吧！

幕

慧 是的，我也明白難受沒有用，可是改造生活又是多麼不容易呀！

李 不容易的事也該做！人祇要不怕走路，總會走出一條路來的。

慧 我簡直不相信自己還有走路的力量。

李 人要活下去，祇有勇敢一點！在無邊的暗夜裏也該想到明天底黎明。在過去的苦難中，我總是這樣想着，才度過來的。

慧 （凝視着他）可是，克健，你也大不如前了！想起我們在北平初見的時候，你有多少強旺的生命力啊！

李 墮落的生活是磨人志氣的，往往在你不知不覺中，那些青年時代的銳氣已給磨滅了！慧華，你也不曾有過許多事業的雄心嗎？為什麼不將牠們喚回來呢？

慧 我自己也不曉得從前的勇氣跑到那里去了！生活真是像賽跑，只要你停一步，立刻就趕不上別人，永遠落後了！因此，我才更懷念競秋她們，只想多為她們做一點事

，稍稍減輕自己良心的不安！

李 可是，這不能真正地消滅不安的。

慧 我知道。苟安總有個限度，這種生活，我覺得再也拖不下去了！

李 我們不能離開這個地方，開那一種新的生活嗎？

慧 可是，立只老想着「民族資本」的夢，一直不醒，怎麼能叫他離開這裡呢？

李 我聽，我應該從自己做起，大家都會了，他也會跟上來的。

慧 不，你不懂得立民。一年前，我也還抱着這樣的希望，可是，這一年來，我越看越

不成了！他不但沒有了從前的熱情，連區別是非的誠心都消滅了，隨時都只是爲自

己找辯護的理由……

李 那末，你不是更應該走自己底路？

慧 (痛苦地搖着頭)……

李 既然不會回頭，盪的。

慧 (突然一線光亮從她心裏閃過) 我和三妹一路去內地好嗎？

第一幕
李 (孩子似地興奮起來) 好的，這倒是一條出路。

一 慧 (心裏那一線光亮立刻又熄滅了) 可是，孩子，母親全在上海，怎麼能丟開他們不管呢？

李 (深長地嘆息) 唉……

(曹氣沖沖從右門出現。)

曹 慧華，你太不近人情了！頭先客人早到齊，你還沒有回來；現在客人還沒散，你又先走了，應酬也不應酬一下，太叫我不滿意了！

慧 我連自己底事情都纏不清，還有什麼心緒講應酬！

曹 求的都是實業界有地位的朋友，許多事都要靠人家幫忙，你總不能得罪人呀！

慧 我沒有什麼事要人家幫忙……

李 慧華精神不好。

曹 精神不好，勉強敷衍也該敷衍一下呀！

慧 我可是一個不會敷衍的人。

曹 你看，你簡直沒有理性……

慧 我用不着那樣的理性！

（慧忿然下。）

曹 （苦笑）女人真沒有辦法！

李 也難怪，大家心境都不好。

曹 都是無事尋煩惱，本質上等於自殺！

李 凡事必有原因，戰前，大家雖然窮困，不是反而愉快嗎？我想，我們實在有改變一

下生活的必要。

曹 （不耐煩地）老是「改變生活」！難道我們一定要過着不像人的生活才滿意嗎？生

活過得好一點，不見得就是罪過啊！

李 生活過得好壞都沒有關係，可是總該有個目的。

曹 誰說我們沒有目的？生產，建設，這就是我們底目的。要抗戰，就更需要民族的工

業。

第一幕
李 民族工業不能生長在空中；必須有適合牠生長的土壤，然後才會生長。可是，香港是個什麼地方？

曹 （譏嘲地）是個「殖民地」，是不是？殖民地又怎樣？我們就不能利用嗎？我們就不能利用矛盾，在矛盾當中求發展嗎？你和慧華那一套都是機械論，基本上是一種幼稚病！

李 幼稚倒不可怕，可怕的是胡塗！

曹 什麼叫做胡塗？

李 試問，你這樣的生產建設，對於祖國的抗戰，到底有什麼好處？

曹 克健，我們相識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彼此用不着客套，打開天窗說亮話，講工程，談技術，我不如你。可是，說到社會理論，我可不比你差。我總得很明白，中國社會在本質上還沒有跨過資本主義的階段，為什麼不該發展資本？我底資本就是中國民族底資本。這就是我們對於抗戰的貢獻。

李 不，你底資本只是你底資本，與抗戰是無關的。

曹 (敲門聲) 誰呀？(開門) 怎麼你也說出這樣的話！你我同過艱苦，共過患難，

總該了解我，如果還要發財，我又何必等到今天？十年前，我又爲什麼要吃那許多苦頭！

李 那已經是過去了很久的事情了！過去的光榮並不能掩飾今天的空虛啊！

曹 那是一種錯誤的思想。老實說……

(阿蓮上。)

蓮 先生，黃先生來啦！

曹 哪個黃先生？

蓮 廠裏的那個，老是「這個，這個」的那個。

曹 請他進來！

(蓮下。)

曹 (做得像要人似地) 客還沒有散，事情又來了。真要命……海滄一來，準又得攤上

妹 兩點鐘！

籍李（冷冷地）其實都是無事忙！

一曹 你簡直……

幕 慧底聲音（在台後）什麼了不得的事呀，這麼大驚小怪的？

一個男人的聲音 這個，這個……客觀形勢的話……確實嚴重得很，嚴重得很……

曹（不耐煩地）見了他就頭痛！一句話沒有說出來，先來上幾十個「這個，這個」……

（黃海濤倉惶地上。慧華隨入。）

（海拿手巾擦着額上的汗，氣吁吁地喘息不定；似乎趕了很多路。他是一個以「中庸」著稱的人，從衣服之裝飾，以至言行，態度，處處都表現着他底「中庸」。衣服不新也不舊，木漂亮也不難看，稀疏的頭髮上略略塗了點油，看去不很光亮，但亦不蓬亂。他對上司雖然非常謙恭，但並不卑屈；在辦事上，他是完全沒有自己底意見的，只能隨風轉舵，跟着別人跑。滿口空空不熟的新名詞。生性喜歡虛張聲勢，與波作浪，即使平靜無事，也常常做得非常緊張的樣子。）

曹 什麼事。又是這麼慌慌張張的！

海 這個。這個……報告曹經理，這個客觀形勢的話，不大好！

曹 什麼「客觀形勢」不大好？又是聽信流言，「檢到牛糞當麝香」！庸人自擾！

海 不，不，這個，這個……這兩天日美戰爭確實非常之危機……

曹 （不耐煩地長嘆）唉！我以為什麼了不得的事！原來還是老生常談：「南進，南進

！」已經叫了一年多了！到現在香港不是還平平安安的？

海 可是，這個，這個……這回的話，形勢大不相同，危機特別深刻！

曹 （嘲諷地）怎樣深刻呢！

海 這個，這個……怡和公司開去上海的船，到了吳淞口外，又開回頭了！

曹 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

海 據說，這個，這個……是公司看見危機太深刻的話，打電報叫回來的。

曹 （着急起來）那末，星加坡的貨運還不滯？

海 就是這個話，就是這個話，我才來報告……

第 曹 少廢話，你說得快點吧！

一 海 這個，這個……星加坡的話，也停了貨運……

慕 曹（急極）那末，我們裝好箱的兩噸貨呢？

海 就是這個話，就是這個話……都不收了！

曹 定好噸位的貨怎麼不收？

海 這個，這個……他硬是不收……

曹（變色）……

海 這個，這個……我方才到港府情報部去採訪的話，麥斯特·却里斯親自告訴我：

「事態確實嚴重，不容忽視。」

慧（恐怖地）真會打起來嗎？

海 這個，這個……他是我底老朋友，決無騙我之理！而且，而且，英美已經備備的

話……撤退僑民……

曹（暴燥地）少說廢話！我問你，廣州灣的船停了沒有？

海 這個，這個……倒還沒有停，不過……

曹 (高聲地) 阿達！阿達！

(蓮從內面應着上。)

蓮 先生，什麼事？

曹 你請程先生進來！重慶來程先生。

蓮 好高大的那個？

曹 對了。

(蓮下。)

曹 怎麼伍一新一點也沒有說起！

李 這種小走狗，會曉得什麼。

曹 恐怕這些消息，也未見得完全可靠。

海 這櫃，這櫃……消息的話，都是確確實實的，我親自……

(程上。)

姊 妹

第 曹經理，什麼事？

一 曹 你所要的貨，我想可以提前給你。

慕 程 你不是說沒有貨嗎？

曹 不，你底事，我想該特別提前，都是老朋友。

程 那也好，免得再去找別家。我是不能等的，必須趕上內地市場的春銷。

曹 飛機沒有問題嗎？

程 沒問題，你放心；而且，大部分預備走廣州灣，運費輕得多，貨容易銷。十二月八

號出口的船，我已經定好了噸位。

曹 那最好，那最好……這幾天，香港又謠言多得，你看日美問題怎麼樣？

程 這很難說。如果美國不讓步，我看衝突恐怕很難免。

曹 去上海的船半路上開了回來，星加坡又停止了貨運……

程 （恍然）哦！原來是你底貨運不出去了，才讓給我。

曹 （狼狽地）那里，那里，我是特地為你……

程 沒關係，沒關係，我決不會壓你底價！

曹 (強笑) 哈，哈，哈………老朋友，當然………

(伍一新上。)

伍 啊，曹經理，我老等你，你倒不來了！原來你們在這里！（望望程）又在談買慶底勝利嗎？

曹 正要找你。伍先生，英美和日本的關係，好像非常緊張，港滬的交通都斷了，你看會真的打起來嗎？

伍 不會的，不會的，你儘管放心！我消息比你們靈通。你想，來滬代表，野村大使，都還在華盛頓，怎麼打得起來？那都是英美虛張聲勢，他們向來是專打雷不下雨，

這叫做「神經戰」！

曹 (忽轉狂喜) 對了，對了，你這話一點不錯，「神經戰」，「神經戰」！

李 國際間的事也不會那麼簡單………

妹 曹 那你說會打起來嗎？來滬，野村還在華盛頓，這是事實。

第五 李先生不是軍火商人，爲什麼倒希望打？

一 李（忿激地）不爲什麼。我就是希望日本被打垮，希望汪偽政權根本消滅……

幕 慧（慌張無主地）克健……

曹 克健，你說這些題外的話幹什麼？

李 什麼叫題外的話？

伍（陰險地）沒關係，沒關係，我並不計較。事實總是事實，我們等着看罷！

李 你等着罷！（忿然走了開去。）

曹 一新兄，不要見氣，這都是幼稚之論。

伍（詐笑）哈，哈……大家都是講笑話，講笑話……

海（惶惑無主地）那末，這個，這個……廠裏的話，怎麼辦呢？我們總得籌劃一個

適合的政策。

曹 要籌劃什麼「政策」？我們還是照樣加緊造貨。提高生產量！

海 這個，這個……

伍 曹經理，我和你談！

（伍隱入右門邊的陰影中，曹隨了過去。李在亮中望着他們底鬼鬼的行動，瑟瑟惶失措地站着。）

—— 幕 落

第 二 幕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深夜到八日早晨。

曹家大廳——台右是室外的涼台，一座白色的水泥欄杆，像大理石製的一樣光彩，上面擺着幾盆花——薑花，康乃馨（Conation）聖誕花。

聖誕花紅得正鮮豔，涼台上散亂地擺着幾張茶几和輕巧的藤製椅。左面是一排裝飾精緻的玻璃門通到大客廳裏。這客廳是在僑居香港的高等華人底層上所習見的——正中陳列着一座新式柚木的大壁厨，厨上鋪着繡花的天竺石單，一對插着山茶花玉蘭花的瓷罈大花瓶，一座平面型的大檯鐘，和幾件精美的古玩雕漆，整齊地排列在廚面上。右面壁爐旁邊擺着一架鋼琴，蓋是合着的，大概也不常有人去彈弄。

率簡是長形的大餐桌。鋪着白檯布，上面除了煙灰缸，茶盤，玻璃杯之外，沒有擺什麼，左角陳列着長沙發，左壁兩隻沙發之間的茶几上放着留聲機，機器開着，旁邊放着自動電話機。左角一扇門通到內室和後廳。粉刷得雪白的牆壁上，掛着幾幅裝製得極精而品格不高的西洋畫（和後廳的相比，顯然可以看出是不同的人所選購的）和兩幅裝裱極精的橫批（一張畫着圖畫「松鶴圖」，一張寫着漢體字，藝術都不甚高明）。正中掛着五燈炮的花罩大掛燈，壁間還有幾盞壁燈。地板上塗了臘，磨得很光滑。這是個很寬大的客廳，中間十分空曠，可以容三十位客人，有時是餐廳或會議廳，有時也可以是跳舞廳或社交廳，可以看出主人底場面是不十分小的。

十二月七日夜——是一個暗麗的冬夜，南方的海上的風，已過早地給人帶了一點春底氣息。連涼台上也是溫暖的，栽在盆裏和插在瓶裏的花，像競賽似地開放着美麗的花朵，滋生着新鮮的枝葉。遲遲的下弦月剛剛從海面上升起，一片水銀一樣的光灑在涼台上，像鋪了一張綉製的地毯，從玻璃窗裏，透過藍色的簾紗，也有幾

片月光底淡影波動在室內光滑的地板上，像微漾的湖水。人們底影子移動在那不甚強烈的月光之下，會使人感到一種莫明所以的都市的哀愁情味。

幕啓：（敏華坐在涼台上，靜靜地抽着煙，凝視着那初昇的半月。李克健站着她底側面，離她二三尺，出神地望着她底側影。月光好像是哀愁底化身，輕輕地包裹着他倆。他倆沉默着。智華急急忙忙地從外面進來，她底一向總是充滿着喜悅和樂天的笑容的臉上，今天也例外地籠罩着困惱和疲乏的神情。）

智 真倒楣，跑了幾個地方，都弄不到明天的船票，還得等一個禮拜。

敏 等一個禮拜不也好嗎？可以痛痛快快地再玩一下香港。人常常要到臨離開那個地方，才會覺得那地方可愛。三妹，你不留戀香港嗎？

智 我只討厭香港，恨不得立刻就離開她。

李（對敏）你永遠留戀着香港嗎？

敏 我？不，我什麼地方都可以消遣，也什麼地方都沒有依戀。人是要有寄托，才會有愛的。

李 那末，你並不真愛香港嗎？

敏 我是什麼地方都一樣的，沒有愛，也沒有依戀，可是什麼地方也都可以跌下去。

智 我可不同，我要工作，要讀書，香港却只能給你享樂。

敏 （欣羨地）你是快活的，因為你有希望，有希望就有目的。我却只是在無聊的生活裏消磨生命……

智 （熱誠地）二姊，你常常埋怨自己，可是尤埋怨有什麼用呢？自己感覺到不滿意自己的生活的，就想法改變一下不好嗎？

敏 （自嘲似地）說埋怨的話容易，要做起來就沒有這麼容易了呀。

智 只要有自信，有毅力，什麼都能得到。二姊，你為什麼那麼沒勇氣呢？疑問你不是……

敏 （感傷地）我自己也不曉得從前的勇氣跑到那里去了！

李 沒有目的，沒有希望的生活，是會叫人霉爛的……

敏 （像講故事似的）你們聽說過白鮫嗎？這是一種飄浮在海面上的動物，遠遠地看過去只像一堆沒有生命的泡沫，可是當游泳的人們不留心粘上了它，就怎麼也擺脫不

妹

姊

第

開，直到血絲它吸乾爲止……

二 智

(出神地聽着)多麼可怕的生物啊！

慕 敏

我們的生活就像白鮮，是一種吮吸人血液腐蝕人生命的生活啊！

智

(不自覺地不耐煩起來)可是，你們老是打比仿，講理論，有什麼用處呢？什麼陷

到泥裏拔不出腳來呀，什麼身上加了鎖鍊呀！什麼生活像白鮮呀！都是空話，自己

明哲了立刻就做不好嗎？

敏

做是需要力量的！

李

(自嘲似地)說得到做得到的人，就都不用發牢騷了！

智

(着急起來)那末，依你何說，永遠是說得到做不到了？那還說它幹嗎？不全是廢話。

(一陣風吹來，像威脅似地捲起了她裙底衣褶，庭前的樹木發出了沙沙的響聲。)

敏

我們進去吧！

(敏華牽着智華底手進入室內，李克健一個人仍舊留在涼台上，凝望着月光。)

智

時靈微地嘆息。)

智 二妹，我真不懂你們到底是怎麼想法？我總覺自己是能夠支配自己的。譬如我不喜歡香港，我立刻就離開。你們怎麼老是自己想這樣，想那樣，可是總做不到，好像有多少人阻擋着你們一樣呢？

敏 （輕輕嘆息）這就是像白鯨一樣的生活把人粘住了呀！

智 （激動地）二妹，你不應該那麼說！過去的不如意，算得什麼呢？（自以爲很懂得對方的樣子）我知道你受過磨折，可是，愛情不是需要雙方的嗎？他愛你，你也愛他。他不愛你，你自然也會不愛他！過幾天，不是一切都會忘記了，像沒有發生過一樣？我總是這樣的，不如意的單一過去，就忘掉了！

敏 這是因爲你太幸福呀！

智 （半認真半撒嬌地）不，你也應該這樣。你從前不是和我一樣嗎？你還記得六年前的事嗎？那時候，你和大姊還在上海高中裏讀書，我在高小裏。北平發生了學生運動以後，同學們要去請願，我們也要去，可是祖母不許我們去，大姊給媽媽勸了幾句，就不去了，我可一定要去，祖母把我關到黑房間裏，我就罵她「漢奸」，她一

第二天都不准我吃飯，要我陪不是，我可死也不肯陪不是。第二天一早，你偷偷地把門

二 打開，我一下子衝了出來，我們就一陣跑到學校裏去了。那多有趣呀！

幕 敏 （感動得眼眶裏噙着淚）那時候，我們真快活，真勇敢啊！

智 晤，現在你也應該像從前一樣！

敏 （沉思了一會，突然激動地抱住了智）三妹，三妹，你真好！我要跟你學，我們永

遠是好朋友！

智 （也流着淚）是的，我們永遠是！

（李克健帶着琴轡從涼台上走進來，望着她倆臉上未乾的淚影，有點驚異。）

李 怎麼，你們談得哭起來了。

智 （一面擦着眼淚，一面笑了起來）不，不是哭，是高興得流眼淚，我們談得真好……

大姊呢？還沒見到她，我找她去！

（智華帶跳地跑到後面去了。）

李 你們談什麼，這麼激動？

敏 談起從前的事。(淚入冥冥，好像自言自語地)人變得真可怕呀，想起幾年前的事

，簡直不能相信是自己做的。自己都不明白，怎麼一來會變成了現在這種樣子呢！

李 (爲難地望着她，想說句安慰的話又插不進嘴。)

敏 那時三妹還只是個頑皮的孩子，要我帶着她，現在可要讓她來帶我了！

李 孩子們是進步得快的！

敏 可是，我，却是連帶也帶不上的！

李 不，敏華，我覺得你也不該太悲觀，太絕望，以爲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了解你，同

情你，其實……

敏 (截住他)我並不需要什麼了解，同情，我已經把人看透了，什麼同情，了解，愛

，都是鬼話，自私才是真的。我所以和那些人鬼混，並不是妄想從他們那里得到什

麼安慰，只是排遣無聊。當一個人完全失去了寄托的時候，鬼混也是寄托呀！

李 我聽的並不是那些人呀！還有另外的！

敏 哪些人都是一樣的，這個世界裏，當他說着「我愛你」的時候，好像誰都是真的。

第

二 李

可是那要那幾個一過，就什麼都變了！

慕

敏

那分別只在有的做得聰明一點，有的做得更笨拙。

李

像智華她們，不是就有着不同的感覺嗎？

敏

（沉思片刻）她們是屬於另一代的。

李

（突然興奮起來）是的，她們是屬於新的一代的，可是，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不

是更應該學習她們年青的精神嗎？

敏

年青的精神是學不來的！

李

（熱烈地）不，祇要你能忘掉過去，一切都可以從新開始。

敏

（略有所動，但表面依然遲疑的）已經太遲了。

李

（不能自制地握住她底手）怎麼會太遲呢？

敏

你專問我，你自己不是也老說要改變生活，要離開香港，為什麼總是改變不了呢？

（竇立民悄然出現在直道內室的門邊，看見他倆底情形，立刻止住了步，皺着眉

，臉上露出不自然的神氣。克健慌張地放了敏華的手，走了開去。敏華，似乎這一切都沒有看見，依舊泰然自若地坐在沙發上。好像有一個新的思想閃過曹立民底腦際，他立刻改變了那尷尬的臉色，露出佯笑。）

曹 呵，你們兩個在這裡？慧華沒有來嗎？

李 她在裏面吧？（看見曹好像打算轉身，立刻止住了他。）立民，坐下來，和你談一點事。

曹 （故作歷歷地，但不能掩飾心里的疑惑）哦，有問題嗎？（他坐了下來，飄邈地望著克健。）

李 我決定要離開香港了，請你准我辭職。

曹 （顯出意外，略吃一驚）哦，是這件事，爲什麼呢？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新問題發生了嗎？（狡猾地望望敏。）

李 （略帶困惑地）沒有什麼新問題發生。祇是我覺得再幹不下去了。

妹 爲什麼？生活上感到不如意嗎？還是給敏華「感動」了？

第 李 希望你不要諷刺智華，我倒覺得她底精神確實值得我們學。

二 曹 （大聲乾笑）哈，哈，哈，……所以我說你給她感動了呀！

慕 李 （微怒）這是不相干的。

曹 你真是個老實人，她嘴裏說着要到戰區，要去抗戰，其實祇是受了港政府疏散人口的影響，害怕香港打仗。青年人老是那一套，口是心非，你可不要上當啊！

李 請你不要開玩笑，我要走並不是今天才提起的。

曹 （做出一種莊嚴的神氣）克健！我們共事已經有了十年以上的歷史，我們彼此了解很深，從來沒有任何的意見，今天，也還沒有什麼必須分手的理由吧？

李 我也希望我們不分手，因此，我才忍耐了四年。可是現在，我實在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曹 爲什麼「現在」突然忍耐不下去了呢？

李 並不是現在「突然」。它應該記得我已經忍耐了四年了呀！四年，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忍耐，總有一個限度呀！

曹 我就不懂，爲什麼這樣的生活一定需要忍耐呢？不能自自然然地過嗎？

李 你就是過得太自然了，所以連別人爲什麼需要忍耐都不懂。

曹 （沉吟了一下，似乎覺得了從這方面不能說服他，於是又改了方向）我倒不是不懂，

我能了解你，我自己又何嘗高興過這樣的生活？爲着事業，沒有辦法呀！唉！……

李 你底事業理想，只有這一條出路嗎？

曹 （突然興奮起來）克健，我底歷史底細，你是完全知道的，我也不是不曾參加過搖旗吶喊，轟轟烈烈的運動過。但是，過後一想，人家打起一張旗幟，你就跟在後面跑，喊幾句，助助威，這對於社會到底有多少好處呢？在那隊伍里，多我一個少我一個，不是都沒有關係嗎？

李 你可知道萬里長城是一塊塊的磚砌起來的。

曹 但是，我假使能不做磚，而做調骨水泥，那對於萬里長城不是也更加有益嗎？克健，我們是老朋友，我可以不隱瞞你，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得很透澈，一個人如果不下下事業的基礎，建立起自己底社會地位，那麼儘管幹熱烈，犧牲，在基本上是得

第

不到什麼效果的。

二 李 金字塔也是一點一滴的泥沙堆積起來的。

慕 曹 (沒有聽他) 你幾歲了?

李 (莫明其妙) 三十二。

曹 對了，你也過了三十，我已經是將近四十的人了！「三十而立」，這時候還不建立事業再等到什麼時候呢？

敏 (在一旁聽得笑了起來) 事業大抵就等於資本吧？

曹 (驚愕地望着她，略略感無援的棘手) 事業當然不等於資本，但是社會是勢利的，你沒有事業基礎，沒有社會地位，話就說不響亮。所以幾年來，我都忍着碰壁了老朋友們的痛苦！

敏 (諷嘲聲) 你這痛苦啊！

曹 (尷尬地) 不要開玩笑！……在艱難的條件下創立了這點事業的基礎，也無非是想多給社會貢獻……

敏 倒像很英雄似的！

李 可是，我可已經忍不下去了！

曹 不要感情衝動，冷靜地想一想！我問你，即使你回到了內地，有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可做呢？

李 只要能看到一眼：我們祖國在戰爭中的慘苦面貌，我也會感到幸福。

曹 那你去買本畫報看看就夠了！

敏 畫報上也有最大規模的民族工業的照片呢！

曹 （苦笑了一下，換了語氣）你去做前方的政治工作，宣傳工作嗎？還不是別人的一個不關緊要的傳聲機，喇叭筒？對你自己有什麼好處？

李 不必對我自己有好處，只要對抗戰有利，我已經滿足了！

曹 那是空話！你在這裏，可以做一個工程師，難道對抗戰就無利嗎？牠底價值難道比不上空空洞洞的政治宣傳嗎？

李 假如我要做工程師，內地也一樣可以做。

曹 不要做夢！內地沒有新工業底條件；這是基本問題……

二 李（爲難地）我們根本看法不同，感覺也不同，爭論是得不出結果的。我只請你尊重
慕 我底意見，准我離開。

曹 豈不是不准你，而是要說說理由呀。

李（不耐煩地）理由是說不清的。我試問你，伍一新介紹給你的那些棉紗，是從什麼
地方來的？

曹 從上海來的。

李 是什麼人底貨色？

曹（略感爲難）都是中國廠家的。

李 立民，不要自己騙自己！誰不知道那些牌號是什麼人貼上去的！誰不知道伍一新是
怎樣的人！用這樣的原料來支持你的民族工業，不是像拔着自己的頭髮要離開地球
一樣嗎？

曹 但是……

（李不聽話，下了決心似地走出去了。敏華望着他底背影消失在門邊，不自覺地掠過一絲滿足的笑意。）

（曹吞咽了未說完的半句話，頹然坐了下來，輕輕地吁了一口氣。）

（靜默片刻。）

曹（似乎突然清醒，發覺了敏華在旁邊似地）究竟好像變了，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敏 我怎麼會知道呢？

曹（走近她，帶着不相信的身調）哦，真的不知道嗎？

敏 還有比你知道得更多的嗎？

曹 這可說可真猜不透他，為什麼突然下了這樣的決心！（沉思了一會兒，突然問）你

也打算去內地嗎？

敏（愕然）我為什麼要去內地？

曹 他沒有邀你嗎？

妹 敏 多奇怪的想頭！

第二 曹 那末，沒有？

二 敏 當然沒有。

曹 祇要你不走就好。別人走都不要緊，祇有你是走不得的。

敏 爲什麼呢？

曹 你還不懂嗎？（卑劣地望着她）這個家庭裏要沒有你，我早就悶瘋了！

敏 因爲我是個好玩的玩具，是嗎？

曹 不要說笑話！（矯作熱情地）你底靈魂永遠是美麗的！

敏 （苦澀地）我底靈魂早就墮到地獄裏去了！

曹 （愕然）這是什麼意思？

敏 要不然，我怎麼會過這樣的生活！

曹 敏華，不要那麼諷！沒有你，我不知怎樣能活下去！

敏 （嘲諷地）你不依舊是堂皇的「貴本家」？

曹 你老是開玩笑，我少得一切，却少不了你！

「邊你底「民族工業」也可以少嗎？」

你又再開玩笑。

敏（故作認真地）我是說真的。

曹真的？（像心裏的祕密被人揭穿了似地怒視起來，但立刻又鼓起做作的熱情掩飾了過去）你永遠是一個崇高的，美麗的，多情的女王！你是至高無上的精神的支柱！我願意永遠匍匐在你底腳下……

（他走近她，機靈地俯下身去，敏急忙閃開身。就在這瞬間，慧華憂鬱地走了進來，怔怔地望着他。）

曹（狠狠地）智華去找你，找到了嗎？

慧（抑壓住憤怒）我來找你，告訴你一件事，我要和智華一起去內地。

曹你瘋了嗎？她去了「參加抗戰」，你去幹什麼？

慧我沒有發瘋，恐怕發瘋的倒是你！你料定我就不能到內地去嗎？你料定我就不能參加抗戰工作嗎？你料定我就非死跟住你不可嗎？你想錯了！

慕 曹 (好像爲難的樣子，但顯然並不真恐慌，他似乎確是料定離走不了的) 我哪有這意

二 思！都是你自己瞎猜！

慕 我早看出在這家裏，我已經是多餘的！

曹 你都是多疑。誰有這樣的意思？……

(他一面說着，一面向門邊退去，悄然溜出了，台上只留下了慧和敏。靜默。)

敏 (突然撲到慧身上) 姊姊，我對不起你！

慧 (立刻變得柔和了，輕輕地撫着她底頭髮) 不，我並不責備你。

敏 是我惹你生氣。

慧 不，如果你愛他……

敏 (神經質地仰起臉來，截斷了慧底話) 不，不，不要說下去，你還不知道我不會再

愛誰嗎？我只愛過一次，只愛過一個人，可是那個人却第一個欺騙了我！……

(在她姊姊面前似乎變得小了，像個孩子一樣失去了控制力，只是一面流着眼

淚，一面滔滔地敘述着過往。)

慧 (噙着淚) 可憐的孩子!

敏 從那以後，我不會再愛過人，我只恨！我要在一切男人身上報復。他們總從我身上找安慰，我却給他們幻滅；他們戲弄我，我就要他們要得更厲害。

慧 但是，二妹，你却仍舊是吃虧的呀！在這個社會裏，我們女人永遠是屈辱的！

敏 我知道，人家看起來，我是墮落了。但是，我寧願墮落，却不願屈服。

慧 可憐的孩子！你這樣，心裏不覺得難過嗎？

敏 我難過，可是我決不讓人看見，我不要人家同情，不要人家憐憫，寧可晚上一個人

躲在被窩裏哭個痛快。

(她底抑制得太久的悲哀決了口的江河，奔騰洶湧，遏制不住。她撲在姊姊懷裏痛哭地哭着，姊姊緊緊地抱着她，眼淚滴在她底頭髮上。)

慧 二妹，你還是強的，你能反抗。我可明知被人凌辱，也沒有力量報復他。我連眼淚都流不出來了！我常常懷疑，我底心是否已經死去！

敏 姊姊，你也該倔強起來！我們女人自己站不起來，就只有跌倒，只有給人踐踏！

（智華從通內室的門走了進來。）

二 智 姊姊，我要出去了！（看見兩位姊姊滿面淚痕，猶疑地站住了）發生什麼事嗎？

慧 （擦乾眼睛）不，沒什麼。這麼晚了，還上那里去？

智 毒小黃家裏。他們今晚都去德國探問題報告了，這會兒該回家囉，我去問去。本來
說好我也去聽的，就是找船要攪遲了，這個報告是很重要的，講到敵人「南進」和
「宋平洋形勢的問題」。

敏 那末，姊姊，你陪她去吧，沒多遠，順便散散步。

慧 好的，（對智）免得你一個人跑。

智 （忘記了剛才的嚴重的局面，高興得拉着她大姊）真的嗎？我真高興！

（兩位姊姊也給她引得高興了起來。）

慧 我去換件衣服就來。

（慧下。）

敏 （揮着智的手）三妹，你也懂得「悲哀」嗎？

智 「悲哀」當然痛的，悲哀是很難受的。

敏 你經驗過悲哀嗎？

智 經驗過，不過我是很容易忘記的，一忘記，我就馬上高興起來了。（臉色突然喜稱地跳躍起來）我現在就有一件悲哀的事。

敏 （驚奇地望着她）有什麼悲哀的事？

智 你能幫助我嗎？

敏 一定的，什麼事？

智 你要絕對守祕密，不可告訴第二個人呀！

敏 當然不告訴，到底什麼事呢？

智 我只告訴你一個人呀！

敏 好，你快說罷。

智 小黃和小李也要和我一路去內地，可是他們都沒有錢，他們是不讓家裏知道的。大姊給我的錢怎麼夠三個人用呢？

妹 姊。

第 敏 (帶笑地問) 還差多少呢?

二 智 找「中國旅行社」問過，要到目的地，至少兩千港幣！

慕 敏 兩千就夠三個人用了嗎？

智 當然夠了。

敏 (認真地) 好，我給你。

智 (驚喜地) 可是你問誰去要呢？

敏 (一絲淒苦的暗影掠過了她底臉面) 你不必問我，我總有辦法就是了！

智 可是，我想知道你從那兒去弄。

敏 (差不多是懇求地) 你不要追究我好嗎？

智 好，我就不問。

敏 這才……

(繆朝芳和黃莫帶從左門上。)

智 (高興地跑過去) 啊，正要去找你，黃毛狗！

莫 (不高興地) 你又叫了!

智 我叫黃莫荷呀，你不叫黃莫荷?

莫 哼，你總壞!

經 (握住敏底手) 他們兩個一見面，總有得熱鬧!

智 (對黃) 快告訴我，他說敵人南進問題到底怎樣?

莫 他說：客觀上敵人南進的形勢並沒有成熟。可是，日本法西斯常常是變幹的，所以，危險確也很深刻。

智 那末，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打起來呢?

莫 (很老成地) 這誰知道! 社會科學只能推論，不能算命。這個原則你都不知道?

智 你又神神氣略! 等會遲不打，早不打，剛剛現在打起來，弄得我們走不成不是糟糕嗎?

— 妹 —

莫 (要氣地) 反正我也一定走不了。

智 (興奮地) 呵，還沒告訴你，(輕聲地) 有辦法了，我們一塊兒走。

第 莫 我不相識，有什麼辦法？你騙我！

二 智 誰騙你？（看看敏）進來，我告訴你！

幕 （黃隨智從右門下。）

敏 繆大姊，這麼晚還不去嗎？

繆 演講會剛散，莫荷要來，我就順道陪他轉一下。常常想來看你們，總沒有空。

敏 （欣羨地）你真忙啊！

繆 是的，連小芳都沒有工夫照顧她，每晚上叫她一個人坐在家裏等我，怪可憐的，可

是，有什麼辦法呢！……………）天裏要有一個時間能像你這樣，靜靜地坐在家裏

看看書，那多享福呀！

敏 可是，我却從來不覺得享福啊！

繆 因為你沒有真正地忙過苦過。清閒的編要忙過苦過的人才會覺得的。

敏 我還不苦嗎？我覺得好像好久好久以來，沒過過一天快活的日子。

繆 其實，你不也天天都快活嗎？

敏 不，那只是因為我太苦惱，才去找些熱鬧想暫時忘記心裏的苦惱啊！

繆 可是，你知道暫時的熱鬧並不能真的減少心裏的苦惱嗎？熱鬧過後，苦惱反會更深呀！

敏 （被她說中了心事而深深感動起來）是呀！可是，不這樣，叫我怎麼辦呢？

繆 做點事，爲人類底幸福貢獻一些力量，不要太浪費感情，要知道年青時候的感情是多麼可貴啊！

敏 可是，我已經失去了那些可貴的東西了！

繆 不，你還沒有懂得呢！二小姐，你聽人說過，愛情像火燄嗎？

敏 聽見過。

繆 這話是不錯的，愛情這個奇怪的東西，當你認真地凝視着她，她會照亮你底前途鼓舞你底生命。可是，當你玩弄她，却首先會炙傷你自己呀！

敏 （出神地）受過炙傷的人就不會再痊癒嗎？

繆 不，受傷還有好的日子，可是，當感情浪費到枯竭的時候，那就永遠不會再復元了。

第 (慧華和智華，莫荷同上。)

二 慧 繆大姊，真巧得很，我剛換好衣服，預備跟三妹去找莫荷，你們倒先來了！

幕 莫荷曉得智華等着急啊！

慧 他們兩個真是好朋友，一天忙到晚，從來也不知道疲倦。

繆 年輕人是不應該感覺疲倦的，多少事情都等着他們去做啊！

慧 我們是老了！

繆 (爽朗地笑起來) 慧華，爲什麼想到這句話？你離老還遠得很呢！

慧 可是，那種不知疲倦的年輕精神，早已去遠了！對一切，我都感覺到疲倦得很！

繆 那是你把自己底天地縮得太小的緣故。

敏 (悅服地) 繆大姊，你真是個人生的醫師啊！見到症候就說得出病源。

繆 因爲我受過的磨折比你們誰都多！

慧 你不能給我們開個方子嗎？

繆 人生的病是沒有藥物可治的，只有自己磨煉，從磨煉當中……

莫（不耐煩地）她們一碰到，就是「人生」呀，「疲倦」呀，「磨練」呀，說得沒個

完，也說不出一件具體的事。智華，我們出去，到大街上看月亮去！

智 好，我送你回去！大姊，你不去看月亮嗎？

慧 我累了，不想看。

繆 慧華，跟他們出去走走，寬闊的大街，燈火一樣的月亮，會叫人忘記累的。順便

送我一程，我還要過海呢！

慧（勉強地）那末，好，我們走吧！（黃和智禽快地跑出去）不要跑得太快，我跟不上

上啊！

（繆和慧同下。）

（敏獨自一人走到涼台上，望着澄清的月亮——月亮已經昇到中天，一片明澈的

銀光浴着她底側面，使她顯得更蒼白。）

（曹立民徐徐地走進來，挨到敏身邊。）

姊
曹 你一個人在這裏？

第 敏 (微吃一驚) 啊，是你！

二 曹 她們再姊妹用去了嗎？

慕 敏 是嗎？

曹 慧華愈來愈使我失望了！只會吵鬧，又吵不對酒名堂來！

敏 (愠然地) 你是什麼意思？

曹 我是說她一天到晚專吵嚷，什麼也做不出來！今天要回內地，明天要去上海，其實

什麼地方都去不了！

敏 你就看透了她？

曹 我是看透了她的！——她已經害了軟骨症，再也提不起腳來！光叫嚷是嚇不倒人的！

敏 (怒極) 沒有心肝的東西！

曹 (猛吃一驚) 怎麼？敏華，我是爲着你呀！

敏 笑話！

曹 你這不相信我嗎？

敏 連你的心肝我都看透了，你可曾想一想：是誰使姊姊變成這個樣子的，不是爲着你？她又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不是爲着你？現在倒輪着你來輕蔑她！

（敏站了起來，走到室內，他跟着她。）

曹 唉！不要談她了吧！我對於你……你總應該相信……

敏 我不要聽！我老實告訴你，我從來就沒有相信過誰。我平常能夠和你們這些東西鬼混，只是因爲我已經墮落。

曹 誰說的？誰說的？誰說你墮落！

敏 我自己知道得比誰都清楚，我什麼都不在乎，我墮落，我隨便，但是隨便也有個範圍，還輪不到你。

曹 我是向來尊重你的……

敏 用不着。

曹 那末就這樣完了？

妹 敏 從來就沒有什麼未完的事！

第二幕 曹 (悲天憫人似地長嘆一聲) 唉……

(壓場片刻。)

曹 (一種新的希望的光閃耀在他臉上，使他底臉色又忽然開朗了起來。) 克健近來好

像對你很好，是不是？

敏 是又怎樣呢？

曹 那末你對他呢？

敏 這也需要你過問嗎？

曹 敏華，你不要誤會，我決沒有妨礙你們的意思。我寧可自己犧牲，也決不破壞別人

底好事。

敏 (譏刺地) 又是一副英雄氣概！

曹 這是實在話，我竭誠願望你們成功！

敏 你底願望是多餘的。

曹 我不會說假話，是即是，非即非，克健人是非常忠實的，辦事也能幹，祇可惜常常

心不定，假如你……

敏（朗聲地笑了起來）呵，原來你是想利用我來給你留住你底幹部！

曹（顯出一點被人揭穿內心祕密的不安）那里話！我想留住他是一件事，願望你們幸福又是一件事。

敏 那末，不要我給你留嗎？

曹 噫……（沉吟半響）你能給我留當然好啊！

敏（逗趣地）報酬呢？

曹 什麼都可以？……你要錢用嗎？

敏 哼，錢倒是……

曹（趕忙掏出錢袋，檢出幾張鈔票）這是一千，你先用着。

敏（諷嘲地笑着）要收買我，也太便宜了！（忿然將錢擲在地下，跑了出去。）

曹 這算什麼意思！這算什麼意思！（急忙地檢起鈔票來。）

妹（黃海澹澹地從外面進來，像很緊張的樣子，後面跟着伍一新。）

第 曹 老是寫得慌慌忙忙地，又出了什麼大事嗎？（看見伍）哦，伍先生也來了，請坐！

二 海 這個，這個，客觀形勢的話，又有些變動。

慕 曹 （不耐煩地）什麼變動？又是前進局勢緊張嗎？

海 不的，不的，這個……我今天的話去打聽過港滬的交通，據說的話，這個這個，兩星期以內有消息。伍先生的話，這個這個，也說可能性的話，最近會復航。

伍 （坦若無事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一切的一切，都是英美放空氣。神經戰，神經戰，這叫做「神經戰」！

曹 （狂喜地）對了，對了，你的看法和我一樣。

伍 來猶代表，野村大使還在華盛頓，日本即使前進，也一定先叫他們撤退，決不至於和自己大開玩笑。

海 這個，這個，自然決不至於，決不至於！

伍 來猶代表昨天給美國的電文，說得明明白白，「日軍因基於採取戒備指撥之去與目的，將在魁北作某種程度之增援……外間對於此種調動，似有言過其實之報告。」

「一切的一切，都是言過其實！」

曹 確實，確實。而且，香港只是一個死島，毫無軍事上的價值，星加坡才是要緊，日本如果要前進，當然先攻星加坡，星加坡一下，香港唾手可得，星加坡不下，香港得亦無用……

伍 曹經理真了不得，不但精通工業生產，還頗有軍事上的高見。

曹 那里，那里？這只是一點常識。

伍 難得，難得。

曹 所以，海滄，香港決無問題。

海 這個……自然，自然。

伍 我可以担保。

曹 (愈加得意) 所以，我主張多收棉紗，加緊生產……

伍 這都是曹經理眼光遠大，才識出綫的地方。

海 這個……當然，當然。

人家拋出，我們偏執進，人家停工，我們偏加工。這雖然危險……

二 伍 可是，一個新事業家就非有這種胆識不可。

慕 曹（滿足地微笑）這也絕非一點大胆的判斷罷了。

海 這個……對極了，對極了。「臨時務者爲俊傑」，百事全靠一個正確的估計。

曹 我斷定這個戰事的謠言攻勢，不出兩星期，一定又會風平浪靜。

伍 上海，星加坡，廣州灣，不久交通貨運都會照常……

曹 那時候咸品銷路一定暢旺，別家會感到無貨應市之苦……

海 這個，這個……我們就可以高價拋出，對極了，對極了，一針見血之論，這個

政策正確極了！

曹 這幾天紗價怎樣？

海 這個，這個，價倒差不多，就是沒人敢收貨。

曹 好，正好，如果有人肯做假靚手，我們就盡量收買。

伍（乘機而入）兄弟今天就是爲這事情找曹經理。

什麼事？

伍 有一批從上海來的棉紗，他們急于卸脫手，我想介紹曹經理去看看。

曹 那好。價錢怎麼樣？

伍 我和你說句老實話，貨色是硬碰硬，不過他很心急，（靜聲的）我們故意把風聲說得緊一點，可能抑他一點價。

曹 那好極，好極，他在什麼地方？

伍 正在 Dairy Farm 吃飯。

曹 那末，我們馬上去看他。

伍 可以，可以……不過明天到「半島」找他也可以。

曹 不，速戰速決，還是快點好，我最喜歡當機立斷。

海 這個，這個，對，對，當機立斷，速戰速決，這是曹經理一向的作風，好比希特勒

底「閃擊戰」。

（曹，伍，海同下。）

第 (敏從內室上。)

二 敏 (撥電話線) 喂，三樓十二號程先生，程竟成……對了，我姓張……。(靜默片刻) 喂，你是程先生嗎？……我是敏華，張敏華……是的，是的，……不，

我還得考慮一下。是的，沒有，沒有什麼……好……我想和你商量一點事，……

……一位朋友需要一點錢……兩千港幣……有一點臨時的用場……你可以通融嗎

……那也好，我負責。……哈哈，那怎麼可以？……一定如期奉還，……

好，再談吧！……今晚送來？不必這樣忙呀！(李克健上，站在一旁)，……好

，好，隨你底便……我出不去……懶得去，對不起……累得很……好，再見。(掛

斷電話。)

李 給誰打電話？

敏 程竟成，那個飛行商人。

李 找他幹什麼？

敏 用得着他。

李 何必一定找他呢？

敏 不是找誰都是一樣嗎？他高興幫忙，就請他幫好囉！

李 對頭朋友，還是少打交道好！

敏 不，這個人倒是愛說幾句真話的。

李 誰知道他真話假話！

敏 逃不過我底眼睛。

李 你底眼睛是沒有用的，連愛你的人是真假你都不知道……

敏 那是從前的事，從前是把誰都當做好人的。幾年的經驗，却教會了我怎樣去識別人。

李 那末，現在就知道誰是真愛，誰是假愛了嗎？

敏 （在李底疑視着的眼光下低垂下了眼臉，）不要談到愛！我已經給愛磨折夠了！

二 妹

李

……

妹 你真的要走嗎？

李 當然是真的。

二 敏 爲什麼下了那末大的決心？

李 因爲我近來感覺到，我底生命還在跳躍，我底心還沒有死，我還有工作的力量，應該爲人類做一點事。

敏 就沒有人能留住你了？

李 沒有人需要留我，我也不需要爲任何人留下。

敏 立民不是想留你嗎？

李 他是因爲自己掉下了水爬不起來，想拉住我也陪陪他。

敏 你就不能拉他一把？

李 我想拉他一把，不叫他陷得太深，因此，我自己得先跳上岸來，才站得住腳。

敏 香港就這麼可怕嗎？

李 香港並不可怕，像經大姊他們，在香港不是一樣做着真實的工作，可是，立民走的道路實在可怕！

敏 飛來，你是決定要離開他的？

李 決定了。而且已經太晚。敏華？（帶有真摯的熱情）我應該原諒你！

敏 爲什麼？

李 因爲你給了我激勵。

敏 （驚異地）我？我連自己都激勵不起來呢！

李 敏華，你應該振作起來！

敏 這應該也是沒有用的。

李 你不能離開香港嗎？

敏 離開又怎樣？到那裏，對我不都一樣嗎？

李 你爲什麼這樣想呢？

敏 因爲我知道自己比別人更清楚。你想勸我離開香港嗎？

李 我當然希望，爲了你！

敏 （意義不明地笑着）立民還要我勸你留下呢！

李 可是，我知道你當然不會勸。

二 敏 (神祕地望著他) 假如我勸呢？

李 (有點懸然) 只要你說一個字，我立刻可以留下。

敏 真的嗎？

李 我說的話是可以兌現的。

敏 (微笑) 那末，我叫你留下！

李 (驚愕得楞住了) 可是，可是為什麼呢？

敏 樣樣事都必須有理由嗎？

李 (發覺似地怔了一陣，不消臆測就激起來，眼裏噙着淚) 敏華，我不問什麼理由，

服從，(急改口) 答應你留下，直等到你也願意走的時候。

敏 (爲他底真摯所感動，突然瓦解了一切做作的武器) 不，不，不要聽我，我是說得

玩兒的。

李 我已經決定了，永遠聽着妳……

敏 (惶急地) 不，不……這不是我底意思……

李 是我自己的意思。

敏 不，不行，我不值得……

李 (執拗地) 我不管。

敏 (堅決地) 我要你走！我要你走！

李 (嘆息) 唉……你不是說得玩兒的吧？

敏 我現在是說真話。

李 那末你呢？

敏 我現在還不走。

李 (疑忌地) 你要跟看竟成一路走嗎？

敏 沒有這樣的意思。

李 (突然地) 好，我聽從你。

妹 這才好，我會跟着來的。(溫柔地撫着李底肩) 勇敢一點，不要怕孤獨！一個男人

第二 是應該勇敢一些的！……

二 慧和智從外面回來，看着他倆底恣態，慧欣然微笑着不做聲，智無猜地跳了進來。（

慧 二姊，外面月亮多好啊！到處都是一片白，白得沒有邊兒，像下了雪一樣。（環顧着房間）和房間裏比起來，簡直像兩個世界！

敏 外邊那末美麗呀！

智 真的，二姊，你要去看看嗎？如果要去，我陪你去。

敏 不，時候不早，我累了。你忙了一天，還不累嗎？

智 不累。你不去，我就要睡了（揉着眼睛）。

敏 （慈愛地）不高興了嗎？

智 不是。沒有事，我就要瞌睡了。

敏 哦！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輕聲地）你要的……弄好了，你可以和小黃他們一路走。

智 (狂喜地) 真的嗎？你沒出去，從哪兒弄來的？

敏 (假作生氣的樣子) 又問了！我不說過，不許問嗎？

智 (笑着) 好，我就不問。

敏 這才乖。現在不「悲哀」了吧？

智 不了。(突然嬌媚地) 你笑我，你壞！我不來！

敏 (熱烈地抱住她) 誰笑你？……現在乖地去睡吧！睡個甜覺！

智 好了(孩子似地打着呵欠，揉着眼睛，慢慢地下。)

(另一面——)

李 有些不舒服嗎？

慧 沒什麼，出去走了一下，好得多了。你打算回內地嗎？

李 決定了。

慧 立民同意了嗎？

李 他不同意，我也得走。

慧 也只有這樣，他底同意是等不到的！

二李 那末，你呢？

慧 （長嘆）唉！我不同啊！……你今天倒好像很高興似的。

李 因為我決定了一件事，心裏的一個結解掉了……

（慧慌忙忙地上。）

程 哦，曹太太，你們都還沒休息！……二小姐！

敏 程先生，真對不起你，還勞你趕來！

慧 （對李）我們後面去談吧！（對程）程先生，你坐一會，少陪了。

（慧和李下。）

程 只要能夠為你効一點力，總是榮幸的。（取出錢來遞給敏。）

敏 謝謝你！一定如數……

程 （止住她）不要談這個！二小姐，據銀行界底消息，風聲確實很緊，你還不算離

港嗎？

暫時還不走！

爲什麼呢？還有什麼牽掛嗎？

到沒有什麼牽掛，只是還沒有想到立刻離開。

好的，好的，只要你願意走，到了重慶，你一切都用不着操心！

謝謝您底好意。不過，我……

（曹偕黃海滄回。）

曹（得意洋洋地）這種事非當機立斷不可。一放過機會，就找不着第二注……（看見

程）哦，程先生還在這裏。那批貨運得出去嗎？

程你放心！這種事情，商人總有辦法，只要明天不打仗，我底貨就出了口了！

曹那好極，那好極。明天，當然無問題，除非日本人故意和你我爲難。

程哈，哈，哈……大概日本人也不會想到我們正在做生意。

曹那當然，當然，程先生，現在我原料充足，以後生產一定不成問題，你這裏，可以

盡量供給。

姊 妹

第 程 那感謝得很！

二 曹 不，這是互相幫忙。

幕 程 時候不早，我告辭了！

曹 好，再見！

程 二小姐，再見！

（敏起立，送程出去，同下。）

曹 海 滄，這一批紗出了貨，至少可以翻個對本。

海 這個，是一定的，一定的，絕對有十二萬分的把握，「識時務者為俊傑」，只憑密

觀形勢看得準……

曹 那時候，我們就擴大機構，增加生產，一二年之後，情形就可以完全不同……

（燈光熄滅。台上靜片刻。微黯中，一聲悠長的汽笛喚來了黎明，已是十二月八

日底早晨。一片赭色的朝陽從東面的門窗射進來，汽笛聲和遠處市集底喧囂融成一

片，都市又甦醒了。）

(台) 只有阿蓮一個人不聲不響地抹着桌子。

(不一會，智聲從內室走進來，朝陽照着她底充滿喜悅的臉。)

蓮 三姑娘，你今天這麼早啊？

智 咳，看見了太陽就睡不着了，我要去找同學。

蓮 是常到這裏來的阿黃嗎？

智 是的。還有小李，他們也和我一路去內地。

蓮 你們一定能走嗎？

智 一定的，下星期就動身了。

蓮 (豔羨地) 你們真舒服！我可沒有辦法！

智 (安慰地) 不，阿蓮，我一定幫你想辦法，我一到桂林就寫信給你！

蓮 (高興地) 真的嗎？那，謝謝你！

(李上，臉上充滿了帶着憧憬的笑容。)

妹 智 你今天起得這麼早！

第二幕 李鴻儒也這慶早！

二李智 我是要請技小黃呀來你呢？

幕李 我？（歪歪地笑着）我睡不穩了，太陽光多麼亮呀！

李智 太陽光是今天才開始亮的嗎？

李 好像今天特別亮呢！

智 你做了什麼事，不知什麼事情那麼高興？

李 你歪也很高興嗎？

智 我有什麼高興的事呀！你呢？

李 （不明自她話裏的意思，有點忸怩起來）我？我自己不知道為什麼，她還沒有起來

嗎？

智 誰呀？二姨嗎？（李點頭）當然還沒有。要你這樣關心她幹什麼？

李 我只隨便問一句……

（曹穿着睡衣上，神采煥發的樣子。）

曹 我以為今天是我第一個起來，不想你們倒比我更早！

李 你今天爲什麼這樣破例呀？昨晚睡得並不早。

智 我要出去了，阿蓮，等下告訴姊姊！

蓮 呵！

(智，蓮下)

曹 想了一晚的計劃，簡直睡不着了。克健，你不能走，我計算過，三個月內，我廠規模至少可以擴大一倍，以後，我打算把全部對內的事都交給你和海滄，我專門對外，你一定要幫我的忙！事業是大家的。

李 我恐怕沒有那麼大的能力！

曹 客氣的話，我們用不着。事實擺在面前，日本不會南進，香港的地位很穩固，在香港，民族工業有偉大的發展前途。

姊 李 難道內地就不能有前途嗎？

妹 曹 你聽，內地條件那樣艱難，手工業還愁沒有原料，那裏談得到大規模的機械工業？

第 二 李 在香港打下民族工業底基礎，這方針是決不會錯的。

那也只是你頭腦裏的海市蜃樓吧！

不，這完全是實際的看法，我向來是講究實際主義的……克健，你是學工程的，

和工人又容易鬧得好，我正需要你這樣的人才！

我學的是五金工程，並不是針織工程啊！

反正只要是工程，不管五金，針織，不都一樣？總而言之，你要幫我的忙，做我底左右手，不能談「走」。這是義不容辭的，我們前途遠大得很！……

（警報聲突發。）

李 警報！

曹 啊？一定是防空演習，沒有戰爭，哪來的空襲？

（智慌忙的跑了回來。）

智 警報，警報，姊姊！

李 敏華，敏華，快起來，警報！

（敏和慧披著睡衣出來。）

慧 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飛機聲漸近。）

敏 恐怕真是日本人來轟炸！

曹 絕對不會有的事，沒有宣戰，那會有空襲，這只要憑常識……

（接連的爆炸聲將他未完的話打斷了，他本能地伏到了桌子底下。）

李 （激昂地）呵！戰爭終究爆發了！

曹 （輕聲地）日本人真像專和我搗蛋……

——幕急落

第三卷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夜至夜探。

曹家新遷的臨時居屋——這是一座四層樓屋底上層。台左，是一條走廊，靠得單邊到樓上的半截樓梯。右邊，隔着一道牆，通過一扇鑲着厚實鐵釘的鐵窗木門，進入室內——這是一個相當寬敞的客廳，飯桌，沙發，几椅都不缺少，但顯得相當凌亂，靠牆還橫着一張行軍牀，牆壁上光禿禿的，沒有任何裝飾。這座房屋建築在磁磚「安全地帶」的灣仔附近的山麓，在平常是非常普通的居屋，而到了這戰時，却成了「寶貝」，要付給很大的頂費和「鞋金」，才能從原住戶手裏轉租過來，房租也漲到了十多倍。窗和門底玻璃上都貼了黑紙，是爲了晚上的燈火管制，遠處

燈光的。有幾塊玻璃碎了，牆角的石灰也剝落了一點，可以看出這附近是曾經落過榴彈或炸彈的。

午後——是個陰沉的天氣，天空佈着片片的浮雲，太陽從雲隙中射下一縷微光，可是從隔海的碼頭上和銅鑼灣燃燒着的油庫裏冒出來的黑煙，却將這天地渲染得更加陰沉，室內——透過窗了黑紙的玻璃射進來的暗淡的光綫，使空氣顯得陰沉而窒悶。

幕啓：台上寂然無聲，從隔海打來的砲彈帶着尖銳的嘯聲飛過屋頂，炸裂在屋後的山上，一個接着一個。時時還有一陣陣小鋼砲從側面打來，刺耳地砰然炸裂在這房屋底周圍，令人戰慄。徘徊在頭頂的飛機聲漸漸地遠去。沉寂片刻。燈光照亮了舞台——台左（室內）空空洞洞地，只有敏華一個人倚在長沙發上看號外。她穿着素樸的藍布旗袍，不施脂粉，卷髮蓬鬆，好像突然從裝飾底束縛中解放出來，給人一種異常新鮮的印象。台右角，（樓梯脚下）擠滿了人——鄰人甲，帶着孩子的甲妻，甲母，女僕，以及幾個其他的樓上房客；李克健和智華，阿蓮也夾在裏面。

第三 甲母 (長聲嘆氣！) (滬語) 唉呀，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勿炸殺，嚇也要嚇殺哉！

三 甲妻 (滬語) 菩薩保佑，再勿要打哉！寶寶要嚇壞哉！今朝哭都哭勿響哉！

幕 乙 (粵語) 喊唔響就好喇，你倒要佢 (他) 喊得響？日本仔個飛機聽見就炸死你個

甲妻 小因哭勿响末是生病了呀，人家生病儂 (你) 倒好！廣東赤佬良心同東洋人一樣

壞！

丙 (對乙) 你同佢講乜野呢？外江佬，乜野都唔懂嘅！

乙 係囉！「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我地廣東，壞就壞在個班外江佬。

丙 壞！事做太平狗，唔做亂世人。天下唔太平就多災多難。呢個仗都唔知打到幾時止

乙 要守唔住，日本仔進來都唔知道點樣辦！

丙 真正守唔住反為好！日本仔又唔係同我地打，入來又點呢？日本仔唔係同我地一樣

有眼看見嘅人？怕乜野？

丙 會得嗎！我地做生意嘅，有乜野好怕？又唔係當兵嘅……

（突然，一聲砲響，他倆都無意識地抱往頂。靜默片刻。）

丙（輕聲地）怕就怕呢的野（東西）佢都唔生眼睛嘅！

（甲妻懷中的孩子被驚醒，無力地哭了起來。甲妻急哄住他。）

甲妻 寶寶乖，勿要哭！（低聲吟哦起來）寶寶未要睡覺啊……

丙 你睇，怪唔怪！砲彈打到頭頂，佢重要唱歌！好高興啊！

甲妻（長嘆）唉！箇個苦頭勿曉得要吃到幾時止！

甲（混語）幾那娘格，頂該死末是個……打末打人家勿過，偏偏勿肯講和，我哋老

百姓末苦殺喇！一有船馬上回到上海去，人也嚇壞喇！

甲妻 是呀！住拉上海末一眼（點）專體也隱沒，偏偏要跑到箇個死地方來，一來就吃

苦頭！怨也怨殺哉！

甲 嗰人喊儂來格嘞？我老早喊儂「勿要來，勿要來！」儂偏偏要攜老帶小一道來，一

妹 來就打仗，那末好享利洋福嘞！

第三 甲妻：「儘管然勿要我爬來囉！儘可以跳舞，可以逛戲子，自由得咧！」

三 甲：「慎勿放心，勿放心，那末現在吃着生活囉。」

（這一羣小市民們一面爭論着，怨嘆着，祈禱着，陸續地向樓上散去——他們都是三四層樓的住客，跑到這里來躲避砲彈的。克健和智華也走進了室內，阿達跟着

從你們底「安全地帶」上回來了嗎？

李：（笑着）你還是這麼任性！自己不肯躲還譏諷別人。

（阿達開始揩抹桌椅上的塵埃。）

敏：「我就不相信，在這裏會炸死，隔着一層牆就安全了！完全是「鴛鴦心理」，只是安慰自己罷了！」

智：「不，二姊，那上面有四層鋼骨水泥的樓梯，確實安全得多。下面你也應該去，無謂的大胆有什麼意思？阿達是不生畏的呀！」

敏：「我以爲要躲就躲得徹底點，索性像大姊他們那樣到防空洞里去。」

華 可是，你也不肯去呀！

敏 不要和我比，我底性命不值錢。你們是應該去的！

李 你總是那末固執。

智 有什麼應該不應該？誰是應該死的？就使不怕死，也該爲工作死，白白地給炸死有什麼意思？

（立民和慧華提着熱水瓶，乾糧袋從防空洞回來，阿蓮連忙上去接着。）

曹 好了，好了，今天可以好好地吃一餐晚飯，不會再打了。

李 （嘲諷地）怎麼？「和平使者」又避海來了嗎？

敏 恐怕還是你腦筋裏的「和平」吧？

曹 不，不，「和平」還沒有希望。今天是聖誕節，雙方講好了，休戰半天。

智 打仗還講「聖誕節」嗎？

曹 千真萬確的。你看，現在不是沒有砲聲了嗎？

妹 敏 當然囉，有砲聲你也不會回來！

第 曹 不，我那里怕砲！我是就心慧華才去躲的，她神經衰弱。

三 慧 不要老拿我做囑子！

幕 智 （對曹）你什麼時候總是「英勇犧牲」的！

曹 哈，哈……你們三姊妹老是合夥和我爲難。好，今天大家可以喘一口氣，好好地吃一頓晚飯，也算近聖誕節，阿達，早點做飯，多開幾個鷄鴨罐頭，再蒸一盤糟白魚！

蓮 連煮飯的水都沒有呢！昨天打來的水都用完了！今天砲打得不歇，到現在都沒打到水！

曹 那怎麼辦？那怎麼辦？飯總不能不吃呀！

敏 街上的水喉還有水沒有？

蓮 有是有一點，可是搶水的人多得要命，用漱口盥打，一桶水也要打上半個鐘頭，等水打好，天都黑囉！

曹 那有什麼辦法！你趕快呀！

敏 她總只有一個人——手——你信她有什麼用？

蓮（着急地）好，我去開！（從裏面提了水桶出來）幾時打到水，我可不知道！（欲

下）

敏 阿蓮，我和你一陣去！

智 好，我也去！

李（躊躇了一下）我也去吧！

敏 要這許多人幹什麼？又沒有那樣多的水桶。

李 那末，智華不要去了！

智 不，我要去。我要去，我跟二姊一起去！

曹 又不是什麼好差使，何必搶着去？

李（喪氣地）好，你們去吧！

（敏，智和蓮同下。）

妹 慧 敏華這個人真奇怪，平常連十塊錢的鈔票掉下地都懶得撿起來，一打起仗，她可越

打水買菜，碗飯洗滌都搶着做，不知是什麼道理！

三曹 她也是跟敏華趕熱鬧，還有個什麼道理！

慕李 這也不能拿起熱鬧來亂鬧，沒有事的時候，參加一點勞動，反而會得到愉快！

曹 愉快？把做事當愉快，還不是趕熱鬧，開玩笑？你也是一樣。你是跟敏華趕熱鬧。

李 我倒不喜歡趕什麼熱鬧。

曹 那末，你是趕什麼？趕愛情，是不是？只要敏華說一句，你沒有不跟着跑的。

李 (微窘地) 沒有的事……

曹 (嘲諷地) 近來有了不小的發展吧？

慕 立民！克儉是個老實人，你和他開什麼玩笑！

曹 老實人現在也並不老實了！（對李）仗鵠打鵠凶，你底運氣倒好像愈來愈好。現在

不想回內地了吧？

李 (憤然地) 為什麼？

曹 敏華不走呀！

李 笑話！只要有路可通，我立刻就走。

曹 那是因爲你明知現在無路可通！

（敏、智和阿蓮提着兩桶水進來，在門邊歇了下來。敏和智底鞋子和長袍下擺都

打濕得水淋淋地。）

曹 還要小姐出馬，到底不錯，一會兒就打來了兩桶水。

蓮 水有了，素菜還沒有，我還要買了菜回來才煮飯。

智 不，你煮飯，我去買！

慧 不，三妹不要去，讓阿蓮去！遲點煮飯不要緊，菜場路遠，萬一碰到強盜怎麼辦？

蓮 好，我去曬，快點回來就是！

（蓮提水桶住廚房下。）

智 （不服氣地）阿蓮不一樣是人？她就該不怕流氓？

慧 （無可奈何地）我不是說她該不怕，可是，你萬一發生了什麼事，叫我怎樣對得起

姊 妹

媽媽？

第 智 我的事，我自己負責。誰沒有媽媽？阿蓮不是一樣有媽媽？她發生事情，你又怎樣

三 對得起她媽媽？

幕 曹 誰認識她媽媽！

敏 不認識就該不管了嗎？真是「鴛鴦心理」！

曹 （不耐煩地）好，好，誰願意去就去吧！（對慧）你也是多管閒事多生氣！她已經

不是小孩子，何必要你担心！

智 （很響地）阿蓮，你煮飯！我去買菜啦！

（蓮在後面應着。）

敏 我和你一起去！

李 （搶着說）不，這回該讓我去了吧？

敏 （假裝不悅地）好，你去吧！

慧 你看，你們簡直都變成孩子了，不是爭就是搶！

（智去後面拿了菜籃，和李笑着出去。）

慧 二妹，你現在怎麼好容易了，從前那麼懶為什麼現在突然歡喜做起這些零碎事來了呢？

敏 我也不明白是什麼道理，好像突然懂得了勞動的快樂似的。從前，除了鬧和玩之外，什麼事情都不做，連一塊手帕也懶得洗，可是，我從來沒有感到過快樂。現在，天天做事，用力氣，倒總覺得有精神，心裏高興。

曹 (冷冷地) 這才是怪事！

敏 並不奇怪，我記得繆大姊曾經說過：只有忙過來的人才懂得清閒的幸福。現在，我才真懂得這句話底意思。

慧 是呀！這些日子怎麼一直不見繆大姊呢？

曹 算了吧！這種危險人物，在這個時候還是不來為妙，免得連累別人！

敏 她永遠是會忙着的，現在一定在忙着一些更重要的事。

曹 有什麼重要的事，還不是裝腔作勢！

妹 敏 (憤激地) 你不要背地罵人！

幕 我這懶得說囉！自己吃飯問題都管不了，還管這些閒事！（嘲笑地）你倒越變越像

三 智華了……

幕 （智一手提着菜籃，一手拿着一張號外跑進來；李捧着一束粉絲跟着進來。）

智 （聽見說到自己底名字）什麼？……（不等回答，興奮地接下去）告訴你們好消息

：中國游擊隊已經打到沙頭角；「大軍進抵樟木頭」。

敏 （狂喜地）真的嗎？那兒來的消息？

智 號外，你看！

（敏接着報看，慧也湊過來，智和李將菜送進廚房裏復出來。）

慧 中國軍隊要真能趕到就好了，香港，也只留下了這一點希望！

敏 啊！銅鑼灣敵人肅清了！你看這里！

慧 怪不得今天砲稀了！

李 香港守軍只要再支持三天，我想，中國軍隊就一定能趕到了！

智 假如我們能夠在香港看見中國的軍隊，中國的國旗……

敏 中國人在碼頭上，大街上歡迎他們……

智 (與容忘形地) 那多高興啊！

李 我們一定去募捐慰勞我們的軍隊！

智 我們還要到街頭去宣傳，高唱抗戰歌……

曹 你們簡直是在做夢！日本人已經打到了黃泥涌道，跑馬地都快失了，還奢望什麼！

中國軍隊！

智 你好像只怕香港不失！

曹 失不失倒不與我相干……

智 不與你相干？

曹 我只怕再打下去，大家都要餓死！

敏 反正，你總不會餓死，你囤的米不是很多！

曹 哼！要不是囤下那點米，看你們現在吃什麼？

慧 三妹，今天街上秩序好些嗎？

第 三 智 好些。就是沒有飯吃的人太多了！派聯站排了一兩千人，把那個大空場都圍起來了

！「紅棉」麵包舖門口隊伍也排得幾丈遠，可是都買不到吃的！

慕 李 菜場上也沒有什麼菜，祥山芋都買不到！

慧 那些窮人真不知道怎樣過活！

（黃海滄槍惶惶地上。）

海 曹經理，這個，這個，這個廠的話，沒有糧食了……這個……工人都在鬧，一定要想一個對付的政策，不然的話……

曹 這個時候叫我有什麼辦法！我連家裏都沒有米吃了！一塊多錢一斤的米，還買不到手，我有什麼辦法供給全廠的人吃飯？

海 不過，這個，這個……要沒有飯吃的話，我估計這般工人，恐怕很難維持。

曹 現在還講什麼維持？叫他們解散！

海 這個，這個，解散是可以，不過，放下容易做起来難，萬一的話，戰事結束，我們再到那里去找工人做工，所以，這個政策……

曹 你簡直是在做夢，這樣的局面，還談得到開工？烏鴉身上長不出孔雀毛，香港這個死地方，遲早還不是個失？

海 這個，這個……失不失是一個問題，如何對付工人又是一個問題。頂爲難的，就是這個，這個不死的局面……

李 不管香港能守不能守，現在，廠方總還應該維持工人底伙食；開工的時候要人家做工，停工的時候，就不能不管他們死活嗎？

曹 (頓聲地) 說空話容易，事實不是那麼簡單呀！沒有米，你能變出米來給他們吃嗎？

李 總不能看着他們餓死，除非我們先餓死！

曹 我們家裏還有十幾袋米，不能先搬兩袋去接濟他們嗎？

曹 不要胡說八道——那是別人存在這裏的。

(智慧想說什麼，但慧止住了她，將她拉到一邊，輕輕地和她說着什麼，智慧是忿忿不平的樣子。)

姊 妹

海 不過，不過，這是個混亂的時候，不比太平日子……

三 曹 就是因爲在混亂的時候，才不得不緊急處置。

海 這個，這個，「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工大人數太多，沒有飯吃，萬一有什麼輕

舉妄動的話……

曹 (像突然受了意外打擊似地頹然坐下)……

(大家沉默着，無話可說。)

海 (將李拉到旁邊) 這個，這個，事實也真困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給他們

想想看，這個時候，將他們解散的話，叫他們到哪裡去找飯吃？馬路上餓餓……

這個，這個，餓屍遍地，看見都要打戰…… (邊滾邊頭)……

李 即便不會餓死，我們也不應該用這樣的手段對待工人！

海 (慨嘆地) 唉！「天有不測風雲」，真想不到，這個……香港這個地方，

弄到這個地步……

曹 (突然站起來，帶着決斷) 海！你計算計算着，廠里還存有多少現款，分別告辭

「他們，廠已經無法維持，廠產難辦另想辦法的，每人發一點遣散費，讓他們離開廠。」

海：「這個，這個，……我回去看看。可是，如果他們都不肯走呢？」

曹：「不要緊，做起來再看！」

李：「氣得臉色發青」立民，我勸告你，這不是對待工人的辦法！」

曹：「（對海）你去就這樣辦！」（海猶豫地下。他立刻換了一副為難的臉色）我也明白這不是對待工人的辦法，但是尋寶逼你非如此不可，你怎樣辦呢？理想是一回事，實際又是一回事！現實是無情的。」

李：「笑話！」

敏：「你的理想太概永遠只是掛在嘴上的。」

曹：「實現理想也要有實際的條件，現在我們這一家人都自顧不暇，怎樣還能顧別人？都是空談。」

敏：「曹，什麼空談？家裏囤積着十幾袋米，倒讓自己廠里的工人餓死，這是什麼樣的「理想」？」

曹 小姐，這個局面這不曉得拖到幾時，你們情願餓死，我可不願意。

慕 慧 (兩面為難地) 不曉得仗會打到什麼時候……

(她又將自己起說的話咽下去了。)

智 不曉得仗會打到什麼時候，難道就可以不顧別人底死活了嗎？

曹 這個局面再拖下去，恐怕自己的死活都顧不了！沒有打仗的時候，你們可以因為內地

，去上海，現在，你能長空起飛飛過這海洋嗎？請空軍，到現在已經沒有軍了！

智 我就不相信，人真會絕了種；只要你心不死，總會找出一條出路來。

敏 香港也許還會有效。

曹 還要「有效」！「對外」上得那些消息，都是些皮定人必的查探。據說，日本入境

經佔領了淺水灣，銅鑼灣，「內」經過了貧泥涌道，就快到眼前了！還談什麼「有

效」，這不是做夢！

李 御敵香港不守，我們也不見得就絕了路。只要過海的交通恢復，就可以從九龍橫過

翻界，不啻日本人怎樣封鎖，我想總有一個地方可以偷到中國地界去。人家在敵境方，那末大的隊伍而且要有軍，要指營，要過封鎖線，我們幾個人就不該逃出封鎖嗎？

曹克總！你怎麼越發遠離實際了。老是空想，若自己頭腦中建造烏托邦！你不想想，人家在敵後有隊伍，有武裝，能打仗，我們憑一雙空手來對付日本人嗎？那不是白送命？而且，即便逃得了，你們單身可以逃，我可不能背着廠逃呀！

（一個長久的沉默。眼前的事實使蔡素生活在一起的這一羣人，思路漸漸分歧，各人往不同的方面想去了，但彼此都還不能或害怕以明白的話表達出自己的思想來。）

（敲門聲響，智跑出去，高興地跑轉來。）

智 繆大姊來了！

（大家都狂喜地驚呼起來。只有曹忿然走進了內室。）

繆 繆朔芳穿着布長衫走進來。在戰爭中，她似乎又瘦了一點，敏和慧和李都拉着

第 三 幕 和她握手，像見了久別的親人似地將她圍了起來。

敏 繆大姊，你怎麼這末久都不來看我們？

繆 我也常常想來，只是總給事就誤住了，而且，情形不同了，多跑也怕累到你們。

智 我們可不怕！

繆 小妹妹，我知道你不怕，可是不必要的麻煩是不該惹的。

慧 繆大姊，你怎麼又瘦了？

敏 還是像以前那末忙嗎？

繆 還好，也不閒就是了。

智 我們可整天都沒有事做了呢，只除了燒飯買菜。

李 （迫不及待地）繆大姊，戰事底消息怎樣？

敏 香港還有希望嗎？

繆 情形很嚴重，希望已經很少！

（大家忽然都沉悶地靜默起來。）

繆 不要氣餒！我就是爲這事才來看你們的。

慧 (惶急地) 那末，怎麼辦呢？

繆 不要緊。香港不是還有幾十萬中國人嗎？怕什麼？

慧 那末，以後該怎麼辦呢？

繆 萬一香港失陷，也不要慌張。少出去，靜靜地等幾天。

慧 等到什麼時候呢？

繆 只要必不死，敵人是封鎖不住我們的。總會有一條路可以走得通。

李 我也這末說！

繆 那時，我會來通知你們的。

慧 你可不要忘記呀！

繆 不會的，只要我沒有意外，總不會擱下你們；即使我不能來，也會叫別人來。

智 好！

慧 可是，這個時候要少和盤不住的人往來！啊！你們知道那個漢奸報記者底消息嗎？

敏 伍一新嗎？他怎樣了？

三 打仗的第一天，馬底兒信就發封了！說是他本人不知是被捕了，還是躲起來了！總之再也看不見他。沒有家你們這里過嗎？

慧 當然沒有，他不會再來的。

慧 (對慧) 招呼曹先生特別小心點，在這種事上，一個人錯失一次，是不能挽回的，

慧 就像人不能死兩次一樣。

慧 (煩躁地皺起眉) 那是當然的。

慧 (轉了口氣) 你們記得今天是聖誕節嗎？

慧 (高興地) 記得，記得！

慧 (愛撫地拍拍智庭頰) 好，記得就該高興！送你一件禮物(從提包裏拿出一個棉製

的小聖誕老人交給智) 祝你長得更快些！

智 (善悅地接着) 好，明天就長得跟你一般大，做像你一樣多的事！

慧 真是我的好孩子！(抱吻智) 小芳，我差送了她的個聖誕老人。我替她，你要向聖

「誰老人家什麼呢？她想了，一會再說；我什麼都不求，只求給我快些長大。」她媽媽

（做工作！）

慧：「真是個聰明的孩子！」

敏：「可是，繆大姊，你送我什麼禮物呢？」

李：「對了，還有我。」

繆：「你們已經長大了，我不送你們什麼，只送你們一個祝願：祝你們永遠幸福！」

李：（望了敏一眼，異常感激地笑着）「謝謝你！」（敏天神速沉默着）

繆：「天快晚了，我要回去了！」

慧：「得空就來看我們呀！」

繆：「好！一定來！不要忘記我的話呀！」

智：（跑上一步，輕輕地問）「沒有什麼事要我做嗎？」

繆：「現在還沒有，有事的時候，我會叫莫荷來告訴你的。」

（他們送繆出門。）

第 (敏沮喪地坐下來，眼裏閃着淚光。)

三 (李不安地躡着步。)

幕 智 飯還沒做好嗎？

慧 怕還早得很吧！

智 我去幫她！

(智躡着下。慧也神志不安地走了進去。)

(室內只留下了李和敏，李獨自曠了一會，終于心神不寧地走近敏。)

李 敏華，怎麼，不舒服嗎？

敏 沒有什麼？

李 爲什麼不高興呢！

敏 我只是感覺到日子過得真快，又是聖誕節了！

李 聖誕節，不是更應該快活嗎？

敏 不會的，我已經不會。快活，已經離開我多麼遠呀！五年了！五年來，我沒有遇過

一個愉快的聖誕節。

李 這應該是你最後的一個不愉快的聖誕節。生活不是應該望着前面的嗎？

敏 我不敢這樣希望；也許，愉快的聖誕節永遠不會再來了。在我這一生中！

李 （哀愁地）敏華，你為什麼還是這麼悲觀呢？人生是苦海無門的。生活處處是折，算不算是什麼不幸；而一生都埋葬在平凡，冷淡的生活裏，那才是真正的不幸啊！

敏 （自言自語地）過去的事是無可挽回的！

李 （溫柔地）既然無可挽回，為什麼還要想到過去呢？人生的路是應該眼望着前面走的呀，回頭有什麼用呢？

敏 五年！多麼長的日子呵！我不知道是怎樣挨磨過來的！真像一個可怕的夢！（漸漸地就入回想中）就是五年前的今天，我第一次懂得了人生，懂得了愛情，懂得了幸福！但是，那幸福的夢，又過去得多麼快呵！……

李 那只是偶然的不幸！當你以全生命去愛一個人的時候，那人却給了你欺詐，你底幻滅是當然的。可是，人間却確實存在着真實的愛情呀！

第三幕

我從來就不懂得人間真實的愛情是怎樣的。爸爸和媽媽是愛情的結合，他們的婚姻不為家庭所諒解，生下了我以後，就帶着四歲的姊姊去上海了，把我一個人撇下在叔祖母底家庭裏，從我有記憶的時候起，我就是生長在沒有關懷，沒有愛的世界裏，因此，我也就學會了不相信一切的人。甚至連人家告訴我：「這類糖是好吃的」時，我也會立刻將它吐了，像吃了毒藥一樣。因為從那些年清靜的生活裏，我學會了一條真理，就是，大人，叫你要的一定是壞東西，大人叫你做的，一定是壞事。我底努力就是用盡一切方法和他們底願望相反。直到我十八歲的時候，我是不知大人和人之間會有愛，有信任的。

李 你也太偏執了！

最不幸的是我十九歲的那年，在上海遇到了他——那個後來棄了我的大。真像是有鬼在捉弄人一樣，第一眼看見他，我就信任了他，我覺得他是人間第一個能了解我，懂得我底價值的人。我們相識三個月之後，彼此沒有一點考慮，沒有一點猶疑，就在一個像這樣的聖誕節結了婚。到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那是一個很冷的日

子，甜膩。下着大雪。當教堂裏的鐘聲送着我們走出禮拜堂的時候，等着我們的汽車都給雪蓋沒了。可是我們互相握着滾燙的手，迎着風雪，不感到一點點冷。

李（出神地聽着，不出一聲。）……

敏 結婚以前，連房子也沒有準備，結婚后就一起搬到了公寓裏去，開始了同居的生活。起初的兩個月，真甜蜜得醉人呀！——使我們忘去了人世的一切！兩個人都不做事，只靠他家裏寄來的錢生活。一切都不能使我們分心，相愛就是我們底一切。可是，從第三個月起，他底態度就漸漸地變了，常常深夜不回來。錢快用完了，他也不尋辦法。我責備他，他就生氣，於是我們開始有了吵架；煩惱，不安，苦悶，像條執拗的蛇一樣，悄悄地爬進了我們底幸福的夢裏。可是，我還是料想不到，那夢會結束得那麼快！……第六個月的一天晚上，他照常出去，從此就沒有再回來，將我一個人留在陌生的公寓裏，身邊沒有一分錢。我開始感到從來所沒有感到過的悲哀，好像一個從黑暗的山谷裏爬起來的人，剛剛攀登到半山，看到了一線光亮，立刻又失足，墜到了更黑的深淵裏去一樣。

第三幕
李 (自語地) 可憐的孩子!

三 敏 生活雖然絕望，但是我決不願回家。我開始變賣衣飾，維持生活，東西快賣完了，就進行找職業。可是，一個女孩子要靠著勞力去換錢，是多麼不容易呀！一切的努

力都落空了！於是，我一步一步走向了墜落！……

李 (激跳起來) 不，你沒有墜落，你底精神永遠是聖潔的。

敏 (慘哭) 不要安慰我，我是墜落了的。墜落打救了我底生活，却扼死了我底精神！

李 可是，曾經墜落的真實的生命不是比拘守禮法的屍骸可貴得多嗎？

敏 (驚疑地望着他) 這是可能的嗎？

李 (肯定地) 可能的。

敏 我並不怕墜落的罪名。我是甘心墜落的。我憎恨一切的男人，我要用墜落來換取復

仇。

李 (驚訝地) 一切？

敏 一切。

李 假是。男人，並非全是你底仇敵呀？

敏 可是，直到今天，我还不曾看見一個值得稱爲我底朋友的人。

李 (激動地緊握着她的手) 我不配……

敏 (全身顫慄了一下，以充滿了溫情的含淚的眼光凝視着他) 你……

(她以眼光代替了言語，他不自制地抱吻了她，又立刻放開，像無意地觸犯了
種神聖的東西似地，惶恐地背轉臉，走到窗前。)

(一陣敲門聲將他們倆從熟夢中驚醒，阿蓮從內室跑進來，她出去張望了一下，
驚惶地跑了回來。)

蓮 那個姓伍的來了！

李 那個姓伍的？

蓮 還好報裏的那個，裝得奇奇怪怪的，怕入得很！

李 他怎麼出來了！

敏 不要緊，他找誰？

疑第傳達（他問先生）。

三 李丁告訴他不在家。

幕
（蓮正要出去呵，曹走了出來。）

曹 誰呀？

蓮 報館裏的那個伍先生。

曹 哦！（也露出幾分驚喜，但立刻又掩飾了過去）請他進來，爲人不做虧心事，怕什

麼？

（蓮勉強出去開門，他和李一聲不出，憎惡地走進內室。）

（蓮上。跟着進來了伍一新。他穿着黑長袍，戴着水晶眼鏡，泥帽低低地壓下來，差不多把眼睛都遮沒了。頭髮，鬍鬚都比前留長了，眼睛陷得更深，臉色變得更

黃。）

伍 哦！曹經理，好久不見了！（脫下帽，除下了眼鏡。）

曹（哦！是你！怎麼今天又甦來了？）

伍 (作神祕狀) 沒有外人嗎？

曹 沒有，放心！你們報館被封的時候，你沒有……

伍 沒有，我早避開了，他們那裏找不到我！

曹 今天怎麼能出來了？

伍 有一點事……

曹 什麼事？有什麼要緊事嗎？

伍 要緊事倒沒有，我們是老朋友，特地來告訴你一點消息。

曹 (緊張地) 什麼消息？

伍 日本軍今晚要進市區了。

曹 真的嗎？頭先不是還有砲聲嗎？

伍 那是，休戰命令還沒有下來，條件已經談好，港府一掛出白旗，守軍就會停止抵抗

姊
了。

姊
曹 (慌張地) 那末，我們怎麼辦呢？

第五 你們？你們怕什麼呢？中國人並不是交戰國的人民。

三 曹 但是，戰爭當中的軍隊，不會那麼文明吧？

伍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特別是像你老兄的事，兄弟敢拍胸脯，絕對無問題。不過，日軍進佔市區以後，封閉幾家公司，工廠，倉庫，那是免不了的事。爲防止物資外流，這是不得已的臨時措置。至於你老兄府上……

曹 (惶急地) 那末，我那個廠呢？

伍 (假癡假呆地) 廠？哦，你老兄也有個廠！不提起，我倒忘了。

曹 (急得汗流滿面) 要緊的就是這個廠。我家里有個什麼呀？幾個光人。我畢生精力，畢生事業，都在這個廠上。你一定要給我想想辦法！

伍 廠底事情，我倒沒有想到。

曹 (差不多懇求地) 你一定要幫我一點忙，我們不是一朝一日的朋友。你明白，我底身家性命，成敗得失，都在這個廠！

伍 這倒是一件難事！因爲關係到物資統制，工廠是不得不封……

曹 那我就傾家蕩產了！

伍 好，別忙，我來想想辦法看！

曹 你一定要幫我這一次忙！

（這時，慧華悄然走了進來，驚疑地望着曹和伍。）

伍 也許可以想一點辦法，關口大尉是極通人情的，日軍進港，也少不了中國人幫忙……

曹 只要能保持我底廠，任何條件都可商量。

伍 （露出勝利的笑容）條件倒沒有什麼，只怕很難辦到……不過，試試看，關口大尉是極通人情的。（笑着拍曹底肩）哈，哈……爲了老兄底事，兄弟是鞠躬盡瘁

慧 （臉色漸漸地變成死灰，忽然歇斯底里地尖叫了起來）立民，你忘記自己了！

曹 （驚慌地回顧）不要叫！不要叫！

妹 （慧支持不住，倒在椅上。曹無可奈何地過去扶她，又復慌張地跑近伍。）

第 曹 我們再談吧！

三 伍 (失望地沉吟着) 也好。不過……日軍進港以後事情恐怕就更難談了！

幕 曹 (臉色陰慘，想說話又說不出來) ……

伍 那麼，再見！

(伍下)

(曹突然坐倒，雙手捧着頭。)

慧 (失神地望曹) 你忘記自己了！……

曹 (聽見智，敏等底語聲，激怒地低聲叫起來。) 不要講，不許告訴你那些寶貝妹妹

慧 ……

(敏，智和李走出來，疑疑惑地看着他個底神情)

李 伍，新來幹什麼？

慧 (想說句什麼。)…

曹 (急喊住) 沒有什麼。………他來報告一個消息。

智 什麼消息？

曹 日本軍隊快進市區了。

智 胡說八道！剛剛還聽見砲聲，敵人那裏這麼快就會進來！我不相信。

曹 相不相信在你，不要再「敵人，敵人」的了吧！

敏 這個東西底話，那裏能相信！

智 都是第五縱隊底謠言！

曹 (像被觸着了心裏底隱傷似地一怔。) ……

慧 (可憐地) 但願不要失得那麼快！

智 我到外面去看看。

慧 不，三妹，太危險，不能去！！

智 怕什麼！我找小黃一路去。

妹 (智敏捷地跑了出去。)

第三 慧 (慌急地叫着) 三妹，三妹……

三 曹 她比你懂得更多，你也管她不着，聽她去吧！你去把房裏的東西收拾收拾，重要的帶在身上。就使挨過了今天，也挨不過明天，香港遲早還是個「失」！

(慧咬着嘴唇，喪魂失魄地向內室走去，曹忽然又叫住她。)

曹 慧華！還有智華那些亂七八糟的書，都給她燒掉！

(慧下。靜默片刻。曹像忽然想起了什麼似地也趕了進去。)

(外面敲門聲響，李出去開門，跟着進來了黃海滄和一位工人代表小廣東，他個子矮小，穿着廣東式的灰條布短衫袴，戴着鴨舌帽，南方型的棕黃色的臉子，體骨微突，眼眶深陷，看去神彩奕奕，充滿了精力。)

海 呃，這個，這個，曹經理在家嗎？廠裏工人的話，推他做代表，這個，他們的話，一定要見曹經理。

李 呵，是小廣東，你們底意見怎樣呢？

小 我們沒有什麼意見，不過，我們不能解散，這種時候，到處都停工，自己廠裏不經

持伙食，叫我們到那里去吃飯？

李 好。（對內）阿三，請先生出來！

海 這個，這個，「一人不知一人苦」！——現在的話，問題也確實困難，有錢無處覓油米，門板劈柴當柴燒，餓屍遍地，餓醃酒街，工傷解散的話，叫他們到那裏去吃飯？要說不解散呀，又叫曹經理到那裏去弄柴弄米？

李 只有大家一起想辦法，來渡過這難關。

海 一真是活到老，看不了——！我從十六歲當洋貨店徒弟，到現在也二十年了！這個，這個……抹桌，掃地，倒便壺，那種苦沒有吃過？「大江大海，南北東西，那處沒到過」？可是，從來的話，沒有見過這樣的困難形勢……（搖頭嘆氣）唉！

（曹怒沖沖地上，慧隨後。）

曹 海滄，我叫你負責解決問題，你把工人帶到我家裏來幹什麼？

海 這個，這個，我是叫他們解散，可是，他們的話，都說沒有地方去，一定要見曹經

理。

妹

姊

三 曹 樣樣事都見我，我管得那麼多？

三 小 我們並不是樣樣事都要見經理。現在是經理要解散我們，叫我們離廠。平常開工的時候，我們辭工，請假，經理都不准。現在打了仗，廠不能開工，經理就命令解散，叫我們往哪裏去？

曹 開工的時候，我關工人，廠停了工，還要叫我管工人的生活嗎？

小 （堅決地）我們工人是不散的。要挨餓就一塊兒挨餓，要死就在一塊兒死。

海 這個，這個，「東家不曉得西家的事」，現在的話，也確實困難萬分，「他們長了腳也沒路走，坐吃山空」……

曹 （忿怒地）你總是左也困難，右也困難，一點決斷力都沒有。你能解決他們的困難嗎？

海 （為難地）這個，這個……

李 工人生活困難是事實，我想還是先想一個救急的方法，爭論是沒有用的。

曹 沒有米也是事實，還有什麼救急的辦法？空談有什麼用處！

敏（她一直站在旁邊，隱忍着心裏的忿怒不說話，終究忍耐不住了。）現在大家是在這難，誰也不知道明天是個什麼世界，大家都是同一個廠裏的人，這分什麼經理工人，總活的大家一起多活一天吧！

曹（瞪目望着，像驚呆了似地一時說不出話來）……………

慧（柔弱而帶幾分胆怯地）黃先生，先把家裏的米搬一點去維持着再講吧！

曹（臉色鉄青）不行！……………

（敲門聲急響，李出去開門，智頭髮蓬鬆，滿頭大汗地衝了進來。）

智 日本人來了，日本人來了！

曹（失色地）什麼？

智（喘着氣）我和小黃，滑大降向東走過去，一直走到看見海的地方，忽然，許多人，都背着東西從東面慌慌張張地跑過來，他們說日本仔已經衝過跑馬地，在這邊來了！

妹 姊

慧 啊呀！那怎麼辦呢？

第 曹 我早告訴你不要回家，不要回家，還是防空洞裏安全，你偏不相信……

三 慧 防空洞裏總不能躲一輩子呀！

幕 曹 快去換衣服吧，把東西藏好！

（慧匆匆下。）

李 （對智）智華，把你那些信和筆記本子燒了！

（智狠狠地咬着嘴唇，向室內走去。）

海 （慌張）這個，這個，我們的話，趕快回廠吧！

智 （走到門邊復回頭高叫）不要走！路上已經不能避行了！（下）

海 這個，這個，怎麼辦！怎麼辦！（沒主空地旋轉着）「真是死無葬身之地，死無葬

身之地」！

曹 快把門鎖好！

（李和小廣東出去鎖門。）

（曹緊緊皺着眉，低頭蹣跚着步，按着手指的骨節，似乎沉在一種急迫的思慮中。）

(燈光熄滅，舞台上留下一片黑。遠處，有汽車和坦克車馳過的聲音，間或傳來一聲兩聲的冷槍。禮拜堂鐘聲隱約，震動夜空，倍增淒涼的空氣。)

(燈光復明，已是夜間。)

(一盞加了黑布罩的煤油燈擺在桌上，暗淡的燈光照着雜亂的傢俬和惶惑的人影，台上寂然無聲，時或有一陣摩托車疾馳而過的聲音和坦克車移動的隆隆聲，不遠處傳來粗暴的敲門聲及模糊的白語的叫喊。)

(慧華換了女傭的衣服，臉上塗了些黑煤，全身抖擻。敏華和智華依然穿着布長衫。海慌張地旋轉着。曹仍惶急地躡着步，想着什麼。只有李和小廣東鎮靜地站着。)

(敲門聲漸近。沉重的敲聲忽及門外。鄰甲慌張地從樓上跑了下來，將近大門，又狼狽地逃了回去，聽到樓上沉重的關門聲)

姊

甲聲

(門外)呵，呵，開門！

第三幕 乙聲 (門外) Bakypain—Hayatun—(混蛋！快！)

曹 (小廣東忽然竄進內室，取來一根通煤爐的鐵棒，向大門走去。)

曹 (輕聲) 幹什麼？你瘋了！放下！

(小廣東無可奈何，忿然丟下鐵棒。)

(敲擊聲更急，聽到門鎖被打壞，鐵門被拉開的聲音。)

李 (對敏，慧) 你們快去躲起來！

小 (輕聲而堅定地) 女的都去找地方躲起來，男人跟我在這里守門！

(慧拉了敏下。智還躊躇着。)

李 (厲聲地) 智華，快去！

(智無可奈何地下。)

滲 (慌張無主，全身發抖) 這……個……我……我……呢？我……怎……

曹 (嚇得臉色發白，但仍強作鎮靜) 你們守在這里！我去照應她們！

(曹像逃一樣地溜了進去。)

小（不耐煩地對海）你也去躲吧！

（海像得救似地趕快竄了進去。）

（台上只留下了小廣東和季，外面有人撞門，同時傳進日語的罵人聲……
 Yajō……Chitashaw……（混蛋，畜生！）……門被撞得在打顫，燈光抖動着，小廣東和季拚死地以身體撐住門。外面還是猛烈地撞擊着，門跳着，牆上的石灰成片地落下。突然，門上部的一塊小方玻璃被擊碎，破片紛紛落下，眼看着門就要被撞開了。）

小（咬着牙）李先生，撐不住了，你快去躲！

季（聲定地）不。

（一支短鎗管從玻璃破處伸進來，向下放了二鎗，一鎗射空，一鎗射中了小廣東底右腳，他依然咬着牙支撐着門。撞擊聲漸息，聽得見有人說……
 'Eko, Eko, hiei, hiei'）去，去，去樓上！（沉重而雜亂的腳步聲向樓上移去，一陣沉寂。小廣東終支持不住，靠門坐倒在地下，李急拉住他。）

第

三

幕

(不知是因為聽到鐘聲還是因為撞門聲已沉寂，智和敏首先偷偷地出來窺探，見

小廣東受傷，急忙不顧一切地跑過去；阿蓮也跟着出來。)

敏 抬起來，抬起來，將他抬到床上！

(曹也跟着出來窺探，見小廣東受傷，血從腿上滴下來。)

曹 (急叫) 抬出去，抬出去，將他擡到門外，免得連累大家！

敏 (憤極) 誰說的？他受傷是爲了誰？不是爲着我們大家？

智 擡他出門，不是等于送他的命？

敏 沒有心肝的東西！

(慧和海也悄悄出來，像木偶似地站着，無主幸地看着他們底紛爭。智，敏，等

和阿蓮一起將小廣東抬到行軍床上。)

敏 三妹，去找點藥棉繩帶來！

(智急下。)

(敏以手帕給小廣東擦着腿上的血。)

（智拿了燕棉出來交給敏。）

智 找不到綳帶！

（敏接過藥棉敷在小廣東傷口上，毫不躊躇地從自己底衣襟上撕下一條布，將他底傷口裹了起來……）

（樓上忽然傳來女人尖厲的慘叫聲；什麼東西沉重地摔在地上。……）

（曹又慌張地往裏鑽，慧和海也跟着。）

（鈴聲；聽不清楚的噴嚏聲……）

第四幕

兩週後。

景同前幕。只是一切鐵具已經陳設得比較整齊，書桌上鋪着架了架樞的寶立民和慧華的結婚相片。窗玻璃上的黑紙已洗去了，可是，不知是由於天氣陰暗或是附近燃燒着的油庫底冲天的黑烟遮蔽了陽光，室內還是陰凄凄的。聽不見往常所有的那種都市底騾聲，周圍靜靜地，沒有一點生底氣息。這房屋，好像建築在無人的園中。

第一場

幕啓：午後幾點鐘，他慵慵地坐着，淡服素裝，形容憔悴。曹立長煩慮地踱着步，眼邊鬚眉，時時敲響手指底骨節，藉以排遣靜寂的無聊。

（舞台靜默片刻。阿章提着空菜籃從門外回來。）

蓮（神色沮喪地）什麼都買不到！

曹（好像因為找到了一個藉故來打破沉寂而非常興奮，這份矯作地）怎麼？牛肉也沒有？昨天不是還買得到？

蓮（吞吐地）我不敢買。

曹爲什麼？四塊八就四塊八，要你做人家幹什麼？

蓮不是……不是……（皺眉感額地說不出來）

姊
曹到底怎麼回事？說呀！

第 遊 路邊，到處都倒着死人……菜場旁邊還有死人骨頭！

四 曹 （爆發地）街上倒了死人，活人就不該吃肉了嗎？

慕 蓮 （自覺解不達意而着急地）不是……

慧 立民，你別忙，讓她慢慢說吧！

曹 誰不叫她說！（對蓮）說呀！

蓮 人家都說，有些是死人肉當牛肉賣，我分不出來……

慧 （神經質地發起耳來）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蓮發誓地下。）

（靜默片刻。）

慧 立民，我們一定要想個辦法，逃出這個鬼地方，這樣的日子，我實在熬不下去！

曹 真是神經病！（冷冷地）在這樣的大難當中，憔悴不死，就算是顯靈了！現在，那

星還談得到「逃出」！

慕 要是永遠圍在這個大監牢裏，倒不如死在繩水下透乾屍體！

曹 (冷峭地) 現在已經不是講「乾脆」的時候了！既然沒有給砲打死，就總得活下去

慧 像這樣的日子，我實在過不下去！

曹 要有好日子可過，自然誰也不願意過這樣的日子！可是，你看這個「紅香爐」，四面都是水，連過海的渡船也沒有，我們能長翅膀飛出去嗎？既然飛不出去，那末，要做「順民」也只好做一下再講了！

慧 (驚得面色蒼白) 什麼？做日本人的順民？你願意？

曹 不願意又怎樣？難道大家都去自殺？空論人人會講，可是，現在已經不是用得着空論的時候了！

慧 可是，這樣的日子怎麼過得下去呀！他們才進來了十幾天，好好的地方已經弄得像地獄，要米買不到米，要菜買不到菜，白天滿街是賭攤，晚上到處是搶劫，滿街滿巷都是死屍……連人肉也賣起來了……這樣的日子怎麼是人過的！

曹 (轉了口氣)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要能走，我何嘗不願意走？可是，現在廠給查封

了，現款存在銀行裏提不出來，十塊以上的大票不能用，你想，就算有路可走，空手怎麼走得動？就使走了出去，也還不是要餓死？

到了自由的土地上，就是死也閉得下眼睛。總不能眼睜睜坐在這裏等死呀！（幾乎懇求似地）立民，總得想想辦法看，我們總不能死心呀！

死心？不，我永遠也不會死心。我相信，總有個辦法可以把我底廠救出一些來！

（驚恐地）從日本人手裏救出廠？不要再作那樣的想頭，立民！就使窮死餓死，也要死得乾淨！不要爲了眼前利害，沾上一身鱗啊！

（略帶內疚地）怎麼，你想到哪里去啦？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

不是不相信你。可是，在這些關係一生名節的事情上，是不能隨便的呀！立民，我們還不老，失去的財產總掙得回來，就憑一雙空手也撐得起事業來；要是名節上沾了一點污點，可跳在海裏洗也洗不清呀！

（故作自信地）你放心！我信得過自己，我有把握……

（一陣敲門聲。）

曹 (像從一種困境中解救出來似地，輕鬆地高叫起來) 阿蓮，有人開門！

(著急上。)

慧 (像預感到一種不幸來臨似地，神經緊張起來) 阿蓮，看這是什麼人再開啊！

蓮 哦！(出門片刻復入) 那個姓伍的。

曹 (不相信似地) 姓伍的？

蓮 漢奸報裏的那個……

曹 (急止之) 不要亂說！

慧 (面色慘白) 同他不在家，不要見他！

曹 (躊躇片刻)……

(蓮撥出。)

曹 (下了決心似地) 不，正要找他。請他進來！

(蓮望望慧，躊躇地走出去。慧衰弱地坐倒在一旁的沙發上。)

(靜默片刻，伍一新隨流從右門上。他換上了新的黃哩噠軍服，佩着日輝章。)

第 着短髭，頭髮梳得很光亮，可是臉色却黃得更難看，像塗了臘似的。

四 伍 (故作熱心地) 啊，曹經理，好久不見，好久不見，慫好呀？

幕 曹 (苦笑) 唔，還好，沒有給砲彈炸死，倒快餓死了！

伍 啊，哪里話，哪里話，慫太開玩笑了！

曹 倒不是開玩笑，句句是實話。你想，廠給查封了，一點東西都不能移動；銀行也封

了門，不能提款；十塊以上的港紙不能用；米漲到一塊八毛錢一斤，我們還能吃什

麼？

伍 哈，哈，哈，太那個了，太那個了！(忽轉認真) 曹經理，我們是老朋友，我就是

爲了關懷慫才來的。

曹 你能幫我點什麼忙呢？

伍 這說什麼「幫忙」，祇要我辦得到的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突然放低聲

音) 我爲了你底事，特地和關口大尉談了一次。我說，曹某人平日言行，並無反日

親英嫌疑，倘底廠應該從寬辦理。他說：(摹仿關口音) 曹某人既然是你底朋友，

你怎麼早不說？——其實，軍將進港的時候，我不就來和你談過嗎？那時候，哈哈……過去的不談。——我就對他說，那時候局勢亂，事兒多，一下就給忘掉了，現在才想起來，覺得很過意不去。

曹 那末，他有什麼意見呢？

伍 我從前就說過，關口大尉是極通人情的。他馬上就說：（日本語腔）那末，好，給他啓封好了。

曹 （驚喜得像要發狂）怎麼？啓封？真的嗎？

伍 （含着隱忍的冷笑）當然是真的，關口大尉講一句算一句。不過，事情總得有個辦法……

曹 （急問）怎麼辦呢？

伍 他說：啓封之後，限十天之內開工，如果不能如期開工，那就，……這也並不是別的意思，只是要早點恢復生產，「建立新秩序」！

曹 （猶疑起來）可是，銀行不開門，沒有一點流動資金，怎麼開工呢？

第四 伍（故作沉吟地）這倒是一個問題！

曹 銀行能通融提款嗎？

伍 這，恐怕做不到。銀行復業是一個整個的問題，不能局部解決。

曹（絕望地）沒有現金，我怎麼開工！

伍（躊躇半晌）我想，恐怕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解決你底困難……

曹 什麼辦法？

伍 請關口大尉設法投資。

曹 他投資？

伍 對了，投資。當然，還是要靠情面，說起來看……如果他答應，投資十萬，加上你

十萬底子……

曹 現在算起來，那里只十萬！

伍 當然，這是約數。可是，要不加進這十萬流動資金，你的廠就等於垃圾，一個錢也

不值！

曹 (目瞪口呆)……

伍 而且還有一層，他投了資，就靠「日華合辦」。哈哈……「日華合辦」，這是那好沒有的辦法，無異給老兄保了險，貼一張開口大尉底通告！「軍人出入絕對禁止」你想，誰還敢動你一撮土？

曹 (猶疑不決地) 那末，機構呢？

伍 機構？那是次要的事情，小事情。總而言之，一句話，總經理仍舊是窩(拍曹肩)窩老兄總可以放心囉！

曹 那末，再沒有別的……

慧 (一直忍耐地在旁聽着，突然爆發似地站了起來，阻斷了曹底話) 立民，我請你不要再談這些事。

(曹由于內心的交戰，臉色泛青，一時說不出話。長久的沉默。)

伍 (突然聲色轉厲) 曹經理！我這是最後一次來自尋煩惱啊！上次碰了釘子，我都不計較。爲朋友底事，我是粉身碎骨，在所不辭的。可是，却要朋友瞭解。無名木糖

第四幕

，我可不肯。不談不要緊，以後我可沒有膽子再踏進這個門嚟！好，對不起，再見

！（像欲出狀。）

曹（突然下決心）請你等一等！

（伍站住，回頭等着他底下文。）

曹（一切，就照你所說的辦！

（慧華絕望地倒在沙發上流淚。）

伍（故以冷靜來掩蓋他底抑制不住的驚喜）那好，那好。這樣，我也還有膽子回去見

關口大尉。那末，一切詳細辦法……

曹（晚上再談！拜託你！

（伍深深鞠躬，下。）

慧（抬起臉來，淚流滿面）我真想不到，我真想不到，你竟接受這樣的條件！（突然

神經質地暴烈起來）你不想一想你是否還是一個中國人！「工作」，「事業」，「

民族資本」，說了多少年，到頭是這麼一回事！你竟完全不知道羞恥？

曹 (異常冷靜地) 你安靜一點！我和你談。我沒有忘記：我是一個中國人，而且到現

在也並沒有放棄了我底事業野心。但是，在這樣的事實面前，請問你：怎麼辦？走？說說容易，實際做得到嗎？即使空著一個身子走得脫，可是工廠可能打在一個包袱裏擔走呀！

慧 到這個時候，還捨不得你底工廠啊！財產難道比氣節，名譽還寶貴嗎？

曹 「氣節」，「名譽」？這不能離開實際的條件。難道我倒應該把整個工廠白白地送給日本人？五年來，費了多少精力，受了多少痛苦，你是親眼看見的，好容易才撐持起這一點事業基礎。到了今天，我就應該把五年的心血，毀於一旦嗎？我死也不甘心。

慧 失去的財產，還找得回來；失去的名譽，是永遠找不回來的呀！立民，你應該冷靜地想一想！從前，我們也一個錢沒有，不是反而過得很幸福嗎？丟了廠又算得什麼呢？

妹 曹 慧華，我倒要勸你冷靜地想一想。我已經想得很透澈！犧牲一切，都要保全這一點

第四幕

心血的結晶。這是我畢生事業的基礎呀！

慧 好！我沒有話說了！（流着淚，絕望地坐倒下去。）

（敏華和李克健上，驚疑地望着他倆。）

曹 （如釋重負似地）呵，好，你們來得正好，慧華身體不大好，你們照顧她一下！我

到廠裏去看一看。

李 廠早封掉了，還看什麼？

曹 不，我去看一看工人。

（曹匆匆下。）

李 （對敏）倒奇怪，他今天突然想到去看一看工人！

（敏跑到慧身邊坐下。李跟着過去。）

敏 姊姊，怎麼回事？身體不好嗎？

慧 （搖頭，流淚）不是，我難過得很，我難過得很！

李 到底是怎麼回事？和立民吵了嘴嗎？

慧 吵鬧是小事。我感到我們已經沒有希望了。

李 慧華，不要想得那麼悲觀，我就不相信日本人能永遠把所有的中國人都封鎖在香港。歌麗天總找得出一條出路，只要有路，我們立刻就走。智華不是又去打聽了嗎？一定會走得出去的。日本人也已經開始講「疏散回鄉」，不久，總會有辦法走出去。

慧 （愁不成聲），我不是担心走不出去，只是看到立民一步步走上絕路，真難過得很！

李 （疑惑地）他不打算走嗎？

敏 以前，他是捨不得工廠，現在廠給日本人封了，他還留連什麼呢？

慧 他打算接受日本人底合資條件，預備開工呀！

敏 （驚得發呆）啊？

李 怪不得他突然想到要去看工人。

妹 敏 （熱情地）姊姊，這種時候，只有自己對自己負責，誰也管不了誰，你也不必爲他

幕 難過！

四 李 時間真是無情的，想不到立民竟會變到這個地步！五年前，我剛從蘇州出來，在上海見到他的時候，他不是整天都和我談着抗日的問題嗎？似乎只要抗戰一起來，立刻就可以犧牲一切，投身到戰爭當中去。現在，抗日的仗已打了四年多，國際的形勢也變得於我們更有利，可是他倒甘心在日本人腳下討生活了！

慧 我真追悔當初幫助他辦這個廠，就是這個廠將他拖下水了！

敏 一個人底墮落總有一個原因，可不能將這原因當做原諒他的理由啊！

慧 我不是要原諒他，只是感到惋惜。

敏 惋惜是沒有用的。只有不寬容別人，才能使自己堅強。

李 就使寬恕別人也不要緊，可是却不能因為寬恕，反使自己也去接近那種過錯啊！

慧 （像被人觸着了隱衷似地，痛苦地注視着他）你懷異我也會墮落嗎？

李 我沒有這樣的意思，但我希望你不要妥協。

慧 （乏力地低下了頭，輕聲地）謝謝你！

(一陣急迫的敲門聲，聽得見智華在門外的喊聲。)

智 (在台後) 姊姊，開門！

敏 三妹回來丁。(急急出去開門。)

(智華穿着阿蓮底短衣長袴，蓬鬆地梳着兩根小髮辮，高興地跳進來。)

智 (一面喘着氣) 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敏 什麼消息？

李 什麼消息？

智 (看他們那麼急，故意從容不迫地坐了下來) 別那末忙，也等我休息一下呀！

慧 好，讓她息一會吧，看她喘得那樣。

敏 不，快說，快說！她故意不說，叫人等得着急。(對智) 三妹，你再賣關子，可不

和你好嘞！(不高興地撅起嘴)

智 (看了敏一會，突然笑出聲來) 好，告訴你，告訴你，才一會兒就急得那麼個樣兒，

！(半抱住敏) 說了，你可和我好呀！

慧

姊

集

（撫愛地摸着智底頭）哦，說了我和你好！

四 智

（仰臉望着敏，調皮地）光和我好，不和克健好，答應嗎？

集

（笑着打了她一下，假裝生氣地）又調皮搗蛋囉！

李

（作鼓振金地）挑撥離間是不可以的呀！

智

（高聲笑起來）你看他（指李）急得那麼個樣兒！

李

（不好意思的笑起來）小壞蛋！

智

（臉色突然嚴肅起來）剛才聽到一個消息——中，美，英，蘇，二十六大國，

已經結成了一個反法西斯大同盟，在元旦那天發表了共同宣言，說：「二十六國協

同作戰，直到消滅全世界法西斯勢力為止，決不單獨對敵議和！」

敏

（欣喜若狂地）真的嗎？

智

（非常自信地）確確實實的，（輕聲地）是繆大姊他們偷聽重慶和華盛頓廣播聽到

的。

李

怪不得日本八底消息也說：「日，德，意三軸心國家必須聯合作戰到底！」

敏（非常稔氣地）那末，我們只要一回到內地，就可以參加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線了

智 那是當然的。

李（感慨深地）祇要能這樣，那末我們在這里就使再多吃些苦頭也值得！這是有代價的呀！

敏 可是，三妹，究竟什麼時候才能透出香港呢？

智 他們說，不會等多久，也許就在一兩天內。一有消息，小黃就會來告訴我們的。

李 剛才沒有見到小黃嗎？

智 沒有。他忙得很，許多被敵入注意的人都暫時隱藏起來，必須儘快離開香港，他整天都忙着找這些人，免得失了聯絡。……我已經提出：我也裏幫忙做這種工作。

敏 他們答應嗎？

智 當然答應的。有事情，小黃就會來告訴我。（敲門聲響。智跑出去，借黃裏荷一踏

踏進來。）

智 好呀！「說到曹操，曹操就到。」

四 莫 你們剛在說我嗎？

莫 智 是呀！

莫 哼，一定是張智華在罵我！

智 對了，罵你——是黃毛狗，翻金斗，翻來翻去翻不出我佛如來（以大姆指指自己）

一 隻手。

（大家都笑了起來。）

莫 （佯怒）張智華，一來就鬧，我不揍扁你？

（他倆追打起來。）

慧 他們兩個不見面碰倒，一見面總是鬧不完！

李 青年人底生命力啊！

智 （突然停住）等一會，問你正經話，有沒有事找我談？

莫 （也停住）自然有事。你當我專來找你打架的啊？

智 那末，別鬧了，快談正經事！

莫 (氣還沒平) 你倒說得容易，這是你自己耍鬧呀！

智 現在我不鬧不鬧了嗎？

莫 (還有點憤憤不平地) 不鬧就不鬧！

智 (不悅地) 看你這股生氣！(走近他) 好，算我錯，向你陪不是，再不生氣囉！

莫 (這裏) 算你錯，(自然地) 你錯。(笑了起來)。(低聲地) 告訴你，路通了，有些

人馬也要走。

智 (高興得跳了起來) 真的嗎？我們呢？

莫 繆大姊說，你們要走路天就可以走。

智 (高興起來) 二姊，我們可以走了！

莫 (制止之) 輕點，別亂叫！

智 (歡) 繆和春都走了過來。()

繆 (焦急地) 什麼時候可以走？路通了嗎？

第莫道通了，已經有人走過。祇是辛苦點。

四 敬（祇要能走相去，這管什麼辛苦不辛苦！）

慕 莫——你們都要走嗎？

敬 喜喜然的，還會有誰要留的？

慕 曹先生呢？

（笑）家裏面相觀，片刻無差。

慕 敬道姑說，要你無論如何勸曹先生一起走。她說：這裏環境太壞，給人家拖下海是

飛奔出來的……

慧（截住）不會的，我無論如何勸他走。

李 假如他不走呢？

慧 不會的，我一定勸他走。可是，什麼時候才能走呢？

慕 朋友就拜以爲然。

慧 這……敬道姑說，明天？

莫 是的。你們不是急得很嗎？繆大姊說讓你們儘先走。

慧 可是，明天太匆忙了呀！

李 還有什麼事沒做完嗎？

慧 （徬徨無主地思索着）事是沒有什麼事，可是這個家……

敏 這種時候，還管什麼「家」！

智 你還想把家都搬走嗎？

莫 張智華，還有件事和你談。

（莫荷將智拉到一邊；敏，慧和李在另一邊低聲地商議着。）

智 什麼事？

莫 有一個我們的人，住在半山上，我們必須幫助他離開香港；可是，那是日本人底軍

事警戒區，男人走不進去，因此，繆大姊想……

智 （毫不躊躇地）好，我去。

莫 可是，這是要冒險的呀！

赫 姊

第廿智 我知悉。

四行莫 潛一絲敵人抓往，無論如何不能說出那個人！

慕野智 你這不相信我嗎？

莫 當然相信你，可是你不害怕嗎？

智 （堅決地搖搖頭）不怕。我也像你們一樣，能給祖國做一點事，是覺得榮耀的！

（莫莊嚴地緊握着智的手。）

莫 現在我們就去找我帶你走，等到捫過了危險區我才回來。

智 好！

（她整飾了衣下衣服，像去參加一種十分莊嚴的儀式似地。）

智 姊姊，我和小黃出去一下。

慧 你不剛剛才回來，又出去嗎？

智 有點事。

慧 天快曉了，明天去不行嗎？

智 不要整天去買

爲她走到敏身邊，像出發旅行似地依戀地握了一會敏的手。

敏 (有點不解地) 就會回來嗎？

智 就回來的。

敏 (不知是否由於衝動還是由於一種不幸的預感，敏也依依不捨地抱着她，將她底頭按

在懷裏。) 快些回來呀，時候不早了！

李 (諧謔地) 你們倒好像告別似的。

(敏等不覺笑了起來，智和莫却笑笑。他倆搖搖手，說着：「Good-bye」，下。)

敏 賢姊姊，你究竟打不打算走呢？

慧 (發急地) 我早說過，是決定走的，你們爲什麼這末不相信我呢？

敏 不是不相信你，你不是又嫌太匆忙嗎？

慧 我只是說明天太匆忙呀！

妹 敏 可是，我們就是預備明天走啊！你呢？

第四幕 (船塢地) 好，走吧！

四 李 慧華，並不是我們不相信你，只是因為還有個立民。他不打算走，你是知道的。如果他自己也不堅決，怎能勸動他呢？

慧 你們放心，我會堅決的。

敏 在這件事上，姊姊，你無論如何不能給他拖着跑啊！

慧 我知道的……

(敲門聲響，李出去開門，曹借黃海槍上。)

曹 (激怒地) 你看怎麼辦！工人跑了一大半，即使人家給我們啓了封，我們也開不成

工！這成什麼話！

海 這個，這個，工大的話，是曹森理叫解散的未工熱洋過海，都為一口飯！廠裏沒有糧，工人沒飯吃，不解散有什麼辦法？

曹 我現在要開工，給他們飯吃，你儘把工人找回來嗎？

海 這個，這個，解散的話，可怪不得我，我早說過，去不容易，檢起難！——那時候

，仗打得那麼凶，那個想得到這麼快就會復工？

曹 您只會說廢話！辦起事來，什麼也幹不了！

海 這個，這個……

曹（忽有所悟徵住他）我問你，那個受傷的不廣東呢？

海 小廣東倒還在宿舍裏。

曹 他腿傷好了嗎？

海 這個……查蠅叮羅漢——不礙事，差不多可以走路了。

曹 你快回廠去，把他請來，雇車給他坐來！

海 山神管不了土地的事，找他來有什麼用？

曹（暴躁地）你別管，我自有辦法！

海 好，好，我就去！

（海下。）

妹 曹（走到李身邊）克健，工人相信你底話，你一定要幫忙我把工人召集起來！等會小

應東來，你先和他談一談！

李（冷峻地）你真的準備復工嗎？

曹 當然是真的，我說做就做。在我底字號裏沒有一個「難」字。

李 你這種精神很好，可是用錯地方了！

敏 你是打算爲誰復工呢？

曹 爲我自己，爲中國底工業！

李 立民，你太興奮，恐怕有點神經失常。你應該冷靜下來，休息休息吧！

曹 不，我清醒得很，克健，我們是患難之交，不求你別的，只求你一件事，幫我召集

工人復工，救回這個廠。

李 工人不是機器，他們是知道該爲誰做工，不該爲誰做工的。我沒有那麼大的本領，

能勸工人爲日本人做工。

曹 爲什麼是給日本人？廠底主人是我；經理也是我；我是中國人。

李 立民，不要再白日做夢！我憑十年的友誼對你說一句實話：我們要走了。希望你

放棄那一切的理想，和我們一路回內地！

曹 回內地？你們才是白日做夢！你們從那裏飛到內地去？

李 只要決心走，總找得出一條路。

曹 難道我就找不出奪回我底傲的路嗎？

李 立民，我最後一次勸告你，不要再作這樣的幻想！十幾天來，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還不能叫我們認清日本軍閥底真面貌嗎？四年以來遭及半個中國的慘景，還不真叫我們記下日本軍閥底仇恨嗎？不要爲了財產賣了靈魂！

曹 我懂得你底意思，我也不是不知道實際的艱難。但是，碰到艱難就該放棄一切嗎？望而退，臨陣脫逃，那是弱者底行爲！我要戰勝這艱難！

李 你底勇氣應該用到別的地方去。

曹 克健，你們走不走，我不干涉。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幫我召集工人回廠復工。

李 （憤怒地）對不起，這不是我能力範圍內的事。

慧 （懇求地）立民，離開這片地獄，回內地去吧！當初，我們不是一起到香港來的嗎？

蕭

現在這世界也該一塌糊塗了，總算這工廠，一家人撒散得天南地北吧！

四 曹

還是什麼話！爲了大家不散，寧可犧牲一個工廠！你走不走在你，我要維持工廠

蕭

久決不放鬆。

蕭

（若不發表告似地）立民，這個世界裏跌不得！不要再管什麼廠，忘掉算了吧！

（凝視着桌上的結婚相片）立民，我們一起過活了八年，這一回，死了我底，告能

！僅僅這一回！

曹

（好像略有所動）蕭華，不是我願聽你底話，你要明白，內地並不是天國，我們

丟掉廠，空手跑到內地去，就會有飯吃，有房子住嗎？這都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蕭

只要回到內地，總會有辦法，到了饑餓她們那邊，不是什麼都會有辦法嗎？就是步

行，也可以走到她們那邊，她們都會熱烈地歡迎我們呢！

曹

那樣的生活，我才受不了，那不是高等叫化子？

蕭

從前我們不是也什麼都沒有，只憑一雙空手一點點掙起事業來嗎？那時不是反而過

得幸福愉快嗎？立民，我們都這年輕，爲什麼要怕窮怕苦呢？

曹 可以不窮不苦，爲什麼偏要自找窮苦呢？我知道，你們不是真的不怕窮苦；怕艱難倒是真的。我，可要倔強到底，決不在困難面前屈服！我一定要撐持到底！

慧 不是這樣的意思……。

曹 (截住她) 不要說了！要走，你跟他們一路走吧！讓我一個人死在香港！

慧 不要說這樣的話！(軟弱地痛哭起來)……。

(欲把慧扶起，喃喃地說着一些勸慰的話，走了進去，下。敲門聲，曹警覺地繞出去開門。小黃東隨黃海滄上，他腿上的鎗傷還沒有痊愈，綁着綑帶。(李急過去扶着他。)

李 傷好了嗎？

小 差不多好了，只差一點沒收口。……那天，謝謝你們幫忙！

李 (摯情地) 不要說這樣的話，你是爲了我們才受傷的。

小 不是爲你們，是爲中國！

曹 如果需要醫藥費，海滄，你發給他！

第 海 哦，哦……

四 小 用不着了，已經不會死。

慕 曹 我很關懷你麼傷；我向來不願自己廠裏的工人病下來沒太照顧。

小 照開倒用不着；我們做工的人，只靠自己身體本錢厚，要不，恐怕早給丟在大海裏
餓魚了。

曹 那天，你是伏衆全廠工人來要求解決吃飯問題的，是嗎？
小 對的。

曹 現在我可以代表廠方負責答覆你：廠方可以保障全體工人底生活，請大家回廠！

小 現在，我已經不代表全體工人，我們沒有要求了。

曹 廠立刻要復工，本廠工人都必須回廠！

小 你復你的工吧，我們走我們的路！

曹 不做工，你們吃什麼？

小 你不管工人伙食已經不是一天兩天，我們也還沒餓死，工人自有工人底辦法。

曹 你這任從我這裏，就必須聽我指揮，我要你把全廠工人我扣廠！

小 今天，我就不再住在你廠裏了。

曹 你要往哪裏去？

小 哪裏有工資就往哪裏去。

曹 我廠裏就有工資你們做。

小 我可不願給日本人和漢奸做工。

曹 (暴怒地喊起來) 混蛋！……

(燈和收音機喧鬧聲，從裏面響了出來，小廣東好像沒聽見似地轉向李。)

小 李先生，我今天要走了。

李 哦，去那裏？

小 去內地。

李 冷天就走嗎？

小 是的，今晚偷過海，明天步行走。

第 李 好。你先走一步，我調賬算算來，我們會走在一路的。

四 小 路上見！(走向前)小姐，謝謝你那天給紮傷。

幕 敏 我們才該謝謝你！

小 (走近門，搖手)再見！

李 (同聲)再見！

曹 (狂喊)你不要走，混蛋！

(小廣東不理他，從容地走了出去，下。曹想追出去，慧推住他。)

慧 你讓他走！

曹 混蛋！我去我日本兵監視他們，看着他們走不走得了！(掙脫了慧底手，衝了出去)

(哭)

慧 你瘋了！你瘋了！

(曹下。黃海滄隨下。)

(敏和李扶住慧。)

慧 沒有希望了！沒有希望了！想不到他會弄到這個地步！（軟弱地倒在靠椅上

。）
（一陣緊急的敲門聲；阿蓮跑出去開門；立刻跑了轉來，臉色慘變。）

蓮 不好了，三姑娘受傷了！

敏 啊？

（敏，李趕緊跑了出去。黃莫荷，阿蓮和李，敏一起將智華抬進來，放在行軍床

上。大家圍在床前。）

李 莫荷，到底是怎麼回事？

莫 （氣急喘喘，語不成章地）我們，一路，有事要上加路連山道，經過日本兵底，警

戒嚴，一個日本兵，喊起來，智華聽不懂，往前跑了幾步，他就開鎗，打中了胸口

.....

姊

李 找得到醫生嗎？

妹

莫 我先送到醫院裏去，醫院不肯收，說中了肺，沒……

幕 四

敏 (跪在床前扶住智，淚潑在智底身上，悲切地喊着) 三妹，三妹……

(寧靜了一會，智緩緩地睜開眼睛，愕然望着這些人，像離別了很久，一時不認

識似地。)

敏 三妹，認識我嗎？

慧 (悲痛地撲在智身上。) 三妹，醒醒吧，你痛苦得很嗎？

智 (勉強地微笑着，掙扎了很久才發出聲音來) 不，我很高興，爲我們底國家，我獻

出了我底生命！

(智說完這兩句，又像餘力已盡似地，暈了過去。靜默，只聽得到敏知慧微泣的

聲音。歇了一會，智才漸漸睜開眼，像做夢似地凝視着敏。)

智 (微弱無力地) 二妹，接替我，做事！……回到內地去，……回到內地去！……

……

(像燈油已盡似地，生命底火光突然熄滅，智倒在枕上，隨上了眼睛。)

(燈光熄滅。)

第二場

(燈光復燃，已是翌日，黃昏將近。)

(智底屍體已經草草收殮，房間裏顯得更空洞了些。敏，慧和李無神彩地坐着，愁慘的陰雲籠罩着他們底臉，他們似乎都有了改變。在敏，這一天好像過了五年，她底臉色顯出衰弱，憔悴，然而却比前更加嚴肅而堅強。而慧，則好像真的爲這突來的雙重痛苦壓潰了，面容消瘦蒼白，似乎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只是終日流淚。只有李是比較冷靜的。)

李 今天到底走不走呢？

敏 (抬起憔悴然而堅決的臉) 我不走了！我已經叫莫荷去告訴繆大姊。

李 那是爲什麼？

敏 我決定留在這裏幫繆大姊他們做事，等該走的人都走完了，我才走！

第 李 可是，你應該明白，留在這裏對別人並沒有多大好處呀！

四 敏（決絕地）我不管，我只盡我底力量，我答應了三妹，接替她……

幕（像觸着了禁物似地，說不下去，一陣沉悶的靜默。）

李 立民又出去了嗎？

慧 又去他底口廠區裏了！

李 他決定不走嗎？

慧 他不會走的，他不會走的，他要死守住他底廠。

李（深深地歎息）唉！這一天來，經過了這麼多事情，一點都不能感動他嗎？智慧隨

死的話……

（又是語言中斷的沉默；慧華哭出了聲來。）

（敲門聲；李出去開門，進來了繆朔芳，她帶上了假髮，穿了女傭式的衣服。雖

然消瘦了一些，可是精神如舊地飽滿。）

繆 你們都準備好了嗎？小黃一會兒就來帶你們走了。

敏 不，我不對小黃說過，我不走了嗎？

繆 他告訴過我，可是，那是沒有理由的，我們沒有工作必需你在這裏。

敏 我知道你們並不必需我，但這是我底心願呀！

繆 二小姐，我懂得你底意思。可是，你應該了解環境，比較輕重得失，內地正有着更多的^這工作等着你去^這做呢！三妹要你接替她的，也並不限於這裏的事啊！

敏 (三妹臨死……) (哽咽阻斷了她底話)

繆 相信我，聽我底話，離開這裏，回到內地去！——這才是三妹底遺志啊！

敏 (忍着更加激烈的抽咽) 好，好，我依從你！

繆 (如釋重負地吁了口氣) 那末，快些準備吧！

敏 用不着什麼準備。

李 要帶的換洗衣服，昨天就整理好了。

繆 那末，快去換衣服吧！天快黑了。

妹 敏 (對慧) 姊妹，究竟怎麼決定呢？

第 四 幕
第 四 幕
怎麼，慧華還沒有決定嗎？

（敏下。）

慧 華
（愁蹙不語，突然哭起來）……

繆 慧
（懇摯地）慧華，也許我不該那麼說，但是，我却不能不對你說句實話：曹先生是不會走的。這種時候，能救自己只能先救了自己再講，有餘力才救別人；輕輕被別人拖下水去，却是不值得，也是不應該的啊！

慧
（無主宰地）你看該怎麼辦呢？

繆 慧
女人，也應該有自己底一條路。如果看清了前面是一條死路，那末即使是自己底丈夫要投上去，自己也該站住腳跟；有力量就拉他一把，沒力量，就保住自己，至少不該白白地讓人帶過去！

慧
（衰弱地）你看立民已經沒有希望了嗎？

繆 慧
一個人走了錯路，自己心裏明白，那邊有回頭的希望；而等到把自己也瞞了過去，倒覺得自自然然，那時希望就斷絕了！曹先生，我看只有你先離開，也許還能促他

友省，如舉等能，那是永遠等不到天亮的。

李 慧華，爲立民，爲你自己，都該及早離開啊！

慧 我知道。

李 知道就該決定做啊！

慧 (躊躇了一會，好像費很大的力才勉強說出來) 好，我走了！

繆 那末，好，我先走了。一會兒莫荷就會來帶你們。

(敏換好了短衣，提着包袱出來。)

敏 繆大姊，你先走嗎？

繆 是的，我還要去找人，天快晚了。

敏 我託你找的那位程竟成，找到嗎？

繆 哦，我忘了告訴你，找到了，而且昨天已經離香港。

敏 (露出一絲喜色) 他願意走嗎？

妹 他看了你底信，立刻就決定走了，沒有運出的貨，他全不可惜。他說：到了重慶一

樣有辦法再賺起來。他好像是把做生意當做消耗精力的遊戲。

第四幕

李 到底，暴發戶比守財奴好些！

繆 (匆急地) 好，我走了，將來到內地再見！(她和敏，慧，李一一緊緊地握手。)

(繆下。)

(李進內換衣服。慧像做夢似地默坐着發想。)

敏 (望了慧一會，着急起來) 姊姊，你還不準備嗎？小黃一來就得走了呀！

慧 (像從夢中驚醒似地) 走？立民還沒回來呀！

敏 你還要等他回來？他來，你更走不動了！

慧 (惶惑地) 可是，可是，許多事總該交代他一句句話。

敏 究竟有什麼了不得的大事要交代呢？

慧 (想了一會，爲難地) 譬如，譬如，丟下這個家，能不留一句話嗎？

敏 (忍不住又發起脾氣來) 家，家，就是這個家害死了你！

(敲門聲，敏急忙去開。跟着進來了黃莫荷，他打扮成了個小爛仔的樣子。)

莫 (輕輕地) 都弄好了，快走！再遲就過不了鐵絲網了。

敏 (叫) 克饒，快！

(李換了短裝出來，阿波也提了衣包跟着，她底衣包特別大。)

李 (也輕輕地) 就走了嗎？

莫 立刻走。今晚在舢板上等一晚，東方發白的時候偷渡海，明天天一亮，你們就到對

岸了！

敏 (狂喜地) 好呀，天一亮，我們就到了那邊岸上！

莫 再經過一天的路程，就到自由的地方了！

敏 我們自己團家底地方嗎？(莫點頭) 好，快走吧！立刻走！

(蕭好像一直就在沉思中，完全沒聽見他們底話，突然發出哀怨的聲音來。)

蕭 啊呀，還有留在上海的孩子！我怎麼能走！

(大家驚愕地回顧她。)

妹 大姊姊不走嗎？

第 敏 (怒不可遏地) 孩子，丈夫，家，你一輩子埋在他們身邊吧！

四 慧 (軟弱地哭了起來) 二妹，走都要走了，不要再吵嘴了吧！

敏 (也可憐起她來，長嘆一聲) 唉！……不是我要和你吵，真擔心你底前途啊！

慧 (前暴自棄地) 我反正是無望的！

真 (不解地) 爲什麼要「無望」呢？人總是應該抱着希望的。

敏 (溫柔地) 姊姊，忍心一點，離開算了吧！

慧 孩子，以後總可以想法接出來！

慧 不，不能！你們先走吧！我再等一下，至少也要再見他一面！

(大家看出已無可挽回，只好無言地和她握一下告別的手。最後，阿蓮走到他面

前。)

蓮 太太，我也走了！

慧 (猛然一驚) 你也走嗎？

(蓮堅決地點點頭。慧突然完全失去力量，倒在椅上痛哭起來。李敏、蓮和真

荷等悄悄地走了出去，到門口還依依地回頭看她。門轟然關上，一種空洞的深聲驚動了她，她抬頭四顧，看了一會這好像忽然變了樣的空屋子，又更傷痛地哭了起來。

（一陣暴燥的整門聲將她驚起，她驚恐地去開門。曹狂亂地衝了進來，她慌張地躲着，沒有帶上門。）

（外面起了風。風從門外吹來，括起了室內的紙片塵土。）

曹 王人都走完了，這些混蛋！我恨不得將他們抓回來，一個一個地絞死！（環顧這空
洞的房間）克健，克健！我最後一次求你……

慧（微弱地）他們走了！

曹（走了？都走完了？好，讓他們走，都走完了，都滾蛋，祇剩下我一個！這些忘恩負義
的東西！等着，看世界是誰的！（發見慧站在她面前，突然橫暴地抓住她手）你
？你終究沒有走！你是我的。永遠不要離開我，直到世界底末日！

（慧只是凄切地抽咽，想說話又說不出來。）

第 四 幕
曹 (聲嘶力竭地) 我不怕，不怕孤單，不怕艱難，什麼都不怕，五體投地也要撐起一個世界！慧華，不要離開我！站得住，我們就一同站住；站不住，我們就一同滅亡。算不得什麼，算不得什麼！…… (似乎連他自己都猛吃一驚，發火的眼睛裏突然掉下了眼淚。)

慧 立民，不要難過，我在這里，不會離開你！我們一切從新……

(她沒有說完，黃海突然慌張地衝了進來！——他一手提着手提箱，一手抱着被褥，肩上搭着毛毯，滿頭大汗，狼狽不堪的樣子。)

海 這個，這個，這個……曹經理，不好了……

曹 什麼事？

海 (廠起火)！

曹 (瘋狂地) 什麼？

海 這個，這個……工，工，工人放火！

曹 (我去看！)

慧（恐怖地）不要去，立民！

（曹憤怒地將她推開，衝到衣園的門邊，突然止住，驚駭地一步步退回來，兩個日本憲兵拿手鎗對着他；伍一新跟在後面。）

伍（狐假虎威，又換了一副「威嚴」的面貌）曹經理，你太不夠朋友了！皇軍底條件接受不接受都在你，你不應該叫工人放火把廠燒了！「毀損皇軍物資，決予嚴懲不貸」——這是有明文佈告的。

曹（聽說句分辯的話，但伍沒給他機會）……

伍（兄弟沒有虧待你，天天在關口大尉面前拍胸脯，給你担保，你竟連我也害進了！）
 轉到了這步田地，可不能怪我姓伍的啊！

日憲甲（望着在一旁發抖的黃海淪）Koita Wa Daity Ga（這傢伙是誰）？

伍（也是厥裏的，一起帶走）對日憲作手勢！

海（惶惑哀求地）這個，這個，雷公不打好心人——我可從來沒有作過主張！

日憲乙（奪下海底箱鑰鑰蓋，推他出門）Baka（混蛋）！Eko（走）！

姊

妹

第四幕

(日憲押曹，滾下，曹回頭向慧投了悔恨的一瞥。)

伍 (嘻皮笑臉地走近慧) 太太，你丈夫犯罪，你大概幫了不少忙吧？現在大功告成，

你丈夫進了牢，你該可以安心囉！

慧 (發狂地) 狗！滾！(她在門邊衝，但到門口又不得不停住。)

伍 (嘲諷地) 遲了！遲了！遲了！遲了！遲了！在五分鐘以前，你底天地大得很，到處可以走，可是你寒氣，不走。現在可遲了！

(慧領悟到另一種意義，撲倒在桌上痛哭起來。)

曹 (忽然板起臉) 我告訴你，在這方寸之內，暫時准你自由。可不准出門一步，門口有皇軍等着你。

慧 (猛然抬起身，狂怒地打了伍一下耳光) 不要臉的東西！

伍 (退了兩步，陰險地揮笑着) 你是女人，我原諒你，也許有一天，我們用得着你！

(慧抓起桌上擺着結婚照片的鏡框，向伍擲了過去。鏡框粉碎在地下。伍狠毒地踐踏着那些碎玻璃，退出門去。)

位
哼，哼！

(伍下。砰然關上門。)

(台上空空洞洞地，只留下她一人，孤伶伶地站在台中央。黑暗籠罩了下來。天
晚了！風聲愈來愈狂。)

——幕徐徐

一九四二、一一、八、夜初稿。

一九四三、六、三十、改作畢。

後記

這是我第一次的戲劇底試作。寫這個劇本底動機是非常單純的。兩年多前，由于某種因緣，在香港過了近一年的僑民生活；後來太平洋戰事發生，又繼續了香港底淪陷。在這不及一年的生活底波瀾中，積下了一些較新鮮的生活印象，倘以其他藝術形式來表現，又覺得有許多困難，因此就採用了這個我所最不熟悉的戲劇形式。

由於我對干戲劇底生疏，在工作進行之中，也會碰到許多意想之外的困難。當初稿完成的時候，曾經給一二位知友看過，承他們向我提出了一些坦率的意見。當我重執筆來修改初稿的時候，自己也吃驚，為什麼會寫得那樣粗糙而單薄！因此，第二次的修改，不致等於重作。經過兩三個月的時間，修改方始完成。檢查原稿，所留下的初稿底篇頁，已不及十分之二。當讀者們看見我在所印出的稿本裏，如果覺得還有一點可取之處，那末這一點也不歸功於我，而應該感謝向我提供確實的意見的朋友們！

這篇劇中至人公之一正在做着「民族資本」的夢，讀者們也許會疑惑：我底主題是否在於寫民族資本家。我可以明白地說：民族資本的主題並未在我底思考中佔重要的地位；因為我對於這主題太生疏，太嫌智識不足。我所要寫的祇是戰爭中智識青年底變化，他們當中，雖然也有一部分懷着「民族資本」的憧憬，甚至私心以「民族資本家」

自居，然而，他們底真實的社會地位却並沒脫離小有產的智識分子底範圍。「民族資本」，祇是他們底幻想，祇是他們底假設，祇是他們底夢中的世界。假如我真要寫「民族資本」，那是決不會也不該拿號稱東方「自由港」的商業都市純殖民地——香港來做地方背景的。

近來，也時常聽到一些朋友們讀起智識分子在革命（今天是抗戰）中的作用問題。其實，這在國際間原是一個爭論多年，並且得了解決的老問題。然而在中國，却似乎又引起了新的注意，既然引起了注意，當然就說明它有了引起注意的新根據。我不想在這裏解答這複雜的問題。然而有一點却是無疑的，即小有產的智識分子在整個革命（抗戰）運動雖然可能發生極大的作用，但是他們沒有（不能有）獨立的社會要求，社會目標，却也是不容爭辯的。因此，對於小有產的智識分子，決定的問題不是能否發生社會作用，而是如何分化了！他們趨向於侵略勢力或反侵略勢力？依隨於壓迫勢力或反壓迫勢力？以今天的情勢講，就是授向法西斯陣線或民主陣線？

從大體上講，智識分子在他們「社會旅程」底出發途上，往往是向善，向進步者多；不過，由於他們底先天的軟弱性（缺乏強烈的意志力和堅忍力和戰鬥的韌性），在他們底旅程中經過一些波折，遭遇一些障礙之後，往往會屈服於以眼前利害為基準的「實際主義」，而逐漸走到歧路上去。借劇中人物之一底話說來，就是「既要講得好聽，又要受得實惠」，那末前途決不會是康莊大道。

我在這劇中所寫的，也僅僅是這一點平凡的道理。

一九四三、一〇、四、於歌樂山。

東方文藝叢書

1. 古樹的花朵

臧克家著

2. 情虛集

田仲濟著

3. 人鼠之間

史坦培克著

4. 今昔集

郭沫若著

5. 重逢

姚雪垠著

7. 地層

田濤著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初版(渝)一三〇〇。

東方文藝叢書之六

姊妹行

(四幕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價三十元

著者 以

羣

編輯者

葉滅田

以克仲

羣家

出版者

王

曉

蕪

發行所

東方書社

重慶：七星崗金湯街十二號
成都：祠堂街十七號

印刷者

東方印刷所

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劇本審查證安劇字第四四號